

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

辛嶋靜志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前言

依據近年其他學者及筆者自己研究，筆者認為，所謂大乘佛典語言及其傳承的變遷過程基本如下：

- (1) 僅有口語（潑拉克里特語，Prakrit，口語語言，包括犍陀羅語）·口傳的時代：公元前1世紀
- (2) 口語·口傳及口語·書寫（佉盧瑟底文字）並行的時代：公元1~3世紀
- (3) 攙雜著口語詞彙的不正規梵語時代（公元2~3世紀）
- (4)（佛教）梵語·筆寫（婆羅謎文字）時代（公元3、4世紀以後）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大乘佛典，在公元3、4世紀以後才開始被翻譯為梵文，或是用梵文編纂，而且使用婆羅謎文字書寫。

如果我們以上述內容為基礎考察早期大乘經典原本及變化（筆者有意不使用「發展」一詞）的問題，那麼就需要重視以下三個視點：

- (1) 初期大乘佛典本來不是通過梵語，而是通過口語傳承的。
- (2) 最初的佛典不是寫成文字，而是口頭傳承的。
- (3) 大乘經典是不斷變化的。

缺乏以上三個視點，就會像今天大多數學者那樣，以為梵文寫本就

是「原典」，由此判斷較梵本更為古老的漢譯或中亞等地區出土的古梵文寫本斷片讀法是「錯誤」的。而事實是，這些梵文寫本多寫於 11 世紀後，而現代梵文版本皆以問世晚至此的梵文寫本作為基礎。以下有關 *Avalokitasvara* 和 *Avalokiteśvara* 的例子足以證明，大多數學者的這種出發點、想法和做法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與 *Avalokitasvara* 這個名字有關的中亞出土梵文斷片至少有 8 個，此外還有 1 個出土於克孜爾，名為 (*Apa*)*lokidasvara*。這些較古的形式與早期漢譯「觀察聲音者」以及「觀察世界聲音者」（闕音、現音聲、光世音、觀世音）相符，而這些漢譯產生於 2 至 5 世紀之間；較新的形式 *Avalokiteśvara* 始見於笈多王朝 148 年（公元 467/468 年）秣菟羅碑文中¹，之後出現在可追溯到公元 7 世紀的《法華經》吉爾吉特 (Gilgit) 寫本中，與較新的始於公元 6 世紀的漢譯「觀世自在，觀自在」相符。我們不能斷言較古老的讀法就是錯的，較新形式的讀法就是正確的²。

二十多年前筆者通過比較漢譯與其他對應本，包括所有可見的梵文寫本，論證了下述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原本語言是口語和梵語的混和體 (Karashima 1992)。筆者認為，許多早期大乘佛典最初是通過口語

¹ 參照 IBInsc I 686-687。

² 此類誤釋很多，最近一例如 Saitō 2015。筆者推測，《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偈問世時的語言（大約是犍陀羅語）中，*svara*（或 *śpara*）很可能同時具有「聲」和「想」（= Skt. *smara*）兩個意思，偈的創作者自己很可能知道，**Avalokitasvara*（或 *Avalokitaśpara*，**Olokitaśpara* 或諸如此類）就是「一個觀察思考的人」。很久以後人們不再清楚 *svara*（或 *śpara*）也有「想，記憶」的意思，而認為該詞僅意味著「聲」。而同一品散文部分的創作者把這個菩薩的名字誤釋為了「一個觀察聲音的人」，早期漢譯者們也是如此。同時筆者還認為，犍陀羅語 **Avalokitaśpara* 可能被某個知道 Skt. *īśvara* > *Gā īśpara* 發展的人錯誤梵語化為 *Avalokiteśvara*。參照辛嶋 1999 及 2014a。

（中期印度語）或是一種口語加梵文成分的混合語言傳播的，以後被逐漸「翻譯」為（佛教）梵語。近年發現的犍陀羅語般若經寫本 (Falk/Karashima 2012, 2013) 證實了筆者長期以來提出的這一假設。經過碳素 14 檢驗，這些般若經寫本有 81.1% 的可能可追溯至公元 47~147 年。換言之，即使是我們已然熟知的最古梵文佛教文本中出現的梵文形式都是數世紀以來不斷梵文化、錯誤地逆構 (back-formations)（矯枉過正的梵文化）、縮短、增加、插入、補充的結果。這也就意味著，在我們試圖正確理解早期大乘佛教經典，描繪其原貌時，如果僅僅依賴多產生於公元 11 世紀以後的梵文寫本，那麼如此研究後所做的解釋價值是極其有限的。因此，除梵文本外，我們還應對所有能收集到的材料進行研究，用以探明歷史。漢譯，尤其是 2 至 6 世紀之間的翻譯，早於現存大多數梵文寫本，因此是研究時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而這些漢譯問世時代多數確鑿可查。在研究漢譯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在研究早期大乘經典時擁有一個新的視點。拋棄以往通過有色眼鏡看到的所謂「常識」，擦拭掉眼鏡上的灰塵，回到最基本的第一手資料，這樣我們才能夠接近大乘經典的原貌。

對於“*mahāyāna*”一詞的解釋即為如此的所謂「常識」。

很多人相信，大乘經典所宣揚的思想即「任何人皆可平等達到佛智，並應努力達到此目的」信仰，可以說這就是所謂的「常識」對大乘佛教的概述。但《法華經》第二類（即第二古老的部分）的自第十品〈法師品〉至第二十品〈如來神力品〉部分描述了法師 (*dharmabhāṅaka*) 如何因讚頌《法華經》而受到嚴厲批判，因創作 *kāvya*（即《法華經》）並宣揚異端而受到中傷。他們只有不僅忍受一切侮辱、迫害、來自僧院的驅逐，而且無畏地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宣揚佛教與他們的《法華

經》。他們的信仰在當時佛教權威眼中顯然是異端，這明確表明，《法華經》是大乘經典中最为古老的經典之一，而大乘經典所宣揚的就是「人人皆可成佛」思想。如果大乘經典的這一教理在那時已得到廣泛傳播，那麼宣揚《法華經》的 *dharmabhāṇaka* 們就不會受到迫害，也就不會有第二類中對他們是如何長期忍耐的反復描述。

筆者的推論是：「佛智」也稱「大智」(*mahājñāna*)，而在《法華經》發展早期，「大智」(*mahājñāna*) 在口語中發音為 *mahājāna*。*Mahājāna* 既義為「大智」，也可同時理解為「大乘」，但以後被錯誤地翻譯為 *mahāyāna*（「大乘」），其他經典創作者們也使用了這個意思以明確說明一個新的「大乘佛教」的概念。*jāna* 很可能本來有雙重意思，法華經裡「火宅」故事就是利用了這一 *yāna* / *jñāna* 的諧音所做的文字遊戲，而這個有名的故事加深了後人對該詞的誤釋³。

般若經 (AsP) 中 *mahāyāna* 共出現了 39 次，其中 36 次出現在第一章。梵文版中 *mahāyāna* 也在第八章 (AsP 95.13) 出現了 1 次，第十一章 (AsP 116.32, 118.5) 出現了 2 次，而這 3 處在 2 至 7 世紀漢譯中則沒有對應，這就證明，它們是以後插入進去的。*mahāyānika*（「屬於大乘」）這一表達在第十六章 (AsP 159.7, 9, 11, 17) 中連續出現了 4 次。如果 *mahāyāna* 是般若經最根本的概念，那麼這個詞不可能僅不規則地出現數次。與其他章節相比，第一章顯示出了一種較其他章節思想更為發展的面貌，其原因在於前言通常寫於整部書完成之後，般若經第一章便極可能完成於最後階段。

該章中以下段落顯示，「大乘」這一概念最初與這部經典的教理不相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T. 8, no. 227, 539b2ff. =

³ 參照 Karashima 2001b: 215-217 及 2015b。

AsP[V] 12.25ff. = AsP[R] 24.18ff. = AsP[W] 108.209ff.) :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佛言：「世尊！佛使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乃說摩訶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所說將無離般若波羅蜜耶？」「不也。須菩提！汝所說隨順般若波羅蜜。」

富樓那 (Pūrṇa) 認為大乘與般若不可能聯繫在一起，他的批判顯示出大乘本來與般若思想不同。

另一所謂「常識」的例子是“*mahāyāna-sūtra*”這一形式。在當代有關的論文中般若經典常被引用為“*Prajñāpāramitā-sūtra*”，但就筆者所知，在所有梵文寫本及藏譯中，其名均為“*Prajñāpāramitā*”，沒有“*sūtra*”。也許有人會說，漢譯中不是有「經」嗎？但這正是「常識」設下的另一個圈套。即使是平川彰先生，也被這一假象迷惑了。他認為《大阿彌陀經》(*Larger Sukhāvativyūha*) 最古漢譯中出現的「六波羅蜜經」及「道智大經」是最早的「大乘經」，因為在完成於 2 世紀最古老之一的漢譯中言及了該兩部經典。但在早期漢譯中，“*dharmā*”（「法」）多被譯為「經」，甚至 *dharmaparyāya*（「法門，教」）有時也被譯作「經」。由此，「般若經」、「六波羅蜜經」、「道智大經」中「經」的意思不是經典的「經」，而是「教，法門」。

正如 Fronsdal (1998: 126) 指出的，大乘經典的名稱有 *paripṛcchā*、*nirdeśa*、*samādhi*、*vyākaraṇa*、*vyūha*，也有 *sūtra*。米澤 (2012) 對於通常使用含有“*sūtra*”的複合詞經典題目，如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法華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維摩詰經》）等表示懷疑，他調查了現存的寫於 11 世紀後自尼泊爾和西藏的大乘經典題目。按照米澤的觀點，經題目分為以下四種：

(1) 法門(*dharmaparyāya*) : *Arthaviniścaya-dharmaparyāya*、*Saddharmapuṇḍarīka~ dharmaparyāya~* (《法華經》) 、*āryaSaṃghāṭa~ dharmaparyāya~* (《僧伽吒經》) 。

如米澤指出的，包含有“-*dharmaparyāya*”的經典中該經典名頻繁出現，鼓勵人們抄寫、攜帶、誦讀並傳播該經典。因阿育王碑文中出現了“-*dhammapaliyāya*”，故經典的此形式用法十分古老。

(2) 複合詞中的 -*sūtra*: *Daśabalasūtra* (《十力經》) 、*Laṅkāvatārasūtra* (《楞伽經》) 、*Ratnaketusūtra* (《寶幢經》) 等。

(3) -*sūtrarāja*: *Suvarṇaprabhāsottamasūtreṇrarājāḥ* (《金光明最勝王經》) 等

(4) 最為常見的是 ~*nāma mahāyānasūtra*:

Ajitasenavyākaraṇanirdeś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Amoghapāśahr̥day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Maitreyavyākaraṇ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Samādhirāj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Sukhāvātīryūha nāma mahāyānasūtra

Lalitavistaro nāma mahāyānasūtra ratnarājāḥ 等

藏文甘珠爾中 *nāma mahāyānasūtra* 也很常見。有些人以「較新」的梵文寫本或寫於公元 9 世紀後的古典藏譯(「欽定譯語」/「釐定文字」)為基礎研究大乘經典，他們會毫不懷疑地認為，這些經典的題目從最初開始就是 *mahāyānasūtra*。但是，如果我們一旦著眼於漢譯及經錄，就會完全是另一種狀況。研究這些目錄，我們就能夠尋找到從 **vevulla* 到 *vaitulya*，之後是 *vaipulya*，最後是 *mahāyānasūtra* 的變遷軌

跡。

二十餘年以來筆者一直在研究 *vaitulya*, *vaipulya* 及 *mahāyāna* 關係的問題，最近 Peter Skilling 發表了一篇與此相關的論文，極為精彩、詳盡，令人矚目。筆者贊同他的觀點 (Skilling 2013)。

(1) *Ratnakūṭasūtra* (= *Kāśyapaparivarta*)

有一部古老的大乘經典名為《寶積經》(*Ratnakūṭasūtra*)，當人們認為它是《大寶積經》(*Mahāratnakūṭa*) 中的一部經後，便重新命名為《迦葉品》(*Kāśyapa-parivarta*，略為 KP)。該經典本身中它被稱為 *Ratnakūṭa* (-*dharmaparyāya* 或 -*sūtrānta*) (《寶積經》)⁴，並且到很久以後的梵文、藏文及漢文的論書中，引用它時仍稱其為 *Ratnakūṭa* (《寶積經》)。除梵文寫本及幾片約 6~8 世紀中亞出土斷片以外，該經共有四個漢譯和一個藏譯。四個漢譯是：支婁迦讖譯 (179 年)、晉代 (264~420 年；應該譯於約 5 世紀初) 譯、十六國時代秦譯本 (351~431 年)，後二者的譯者為無名氏。最後一個是 11 世紀初的施護 (*Dānapāla*) 譯。這四個漢譯都極其重要，因為如果我們逐字對比這四種譯本，就會發現其中逐漸發生的變化 (筆者有意不使用「發展」一詞)。

首先我們來考察這些不同的題目。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發現包含有

⁴ KP § 157 = KP(V-D), pp. 55-56: *Mahāratnakūṭo sūtrāntarā(j)[ñ]. ... ito Ratnakūṭaṃ sūtrāntarājñā-d-ekagāthāṃ*. 其他文本，如《學處集要》(*Śikṣā-samuccaya*; Śikṣ)、《淨明句論》(*Prasannapadā*; Prasp)、《修習次第》(*Bhāvanākrama*; Bhk) 等也在引用這部經典中的句子的同時提到了經名：Śikṣ 52.12. *Ratnakūṭe*; Prasp. 45.1, 47.1, 156.1, 248.4, 336.3, 358.10. *ārya-Ratnakūṭasūtra*; Bhk(III) 20.11, 21.13, 27.13. *āryaRatnakūṭe*。當這部經及幾部其他大乘經典被收集在一起開始總稱為《寶積經》(*Ratnakūṭa*) 或《大寶積經》(*Mahāratnakūṭa*) 時，這部經的題目便變為《迦葉品》(*Kāśyapa-parivarta*)。

經典題目的梵文寫本或斷片部分。

支婁迦讖譯（179年；Lk）遺曰（←日）摩尼寶經⁵ (**vevulla-Maṇi-ratna-dharmaparyāya*)

晉代譯（264~420年；Jin）摩訶衍寶嚴經⁶ (**mahāyāna-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

秦代譯（351~431年；Qin）《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 (**Mahāratna-kūṭasūtra* 中的 **Samantāloka⁷-bodhisatva-parivarta*)⁸

施護譯（?~1017年；Dp）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⁹ (**Mahākāśyapa-paripṛcchā-Mahā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

藏譯（9世紀）*'phags pa dKon mchog brtsegs pa chen po'i chos kyi rnam grangs le'u stong phrag brgya pa las 'phags pa 'Od srung gi le'u zhes bya ste* (**āryaMahā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śatasāhasrikagranthe āryaKāśyapaparivarta nāma*)¹⁰

如上所述，其經典中數次言及經典名。

KP § 52 = KP(V-D), p. 23. (*iha*) *Mahāratnakūṭe dharmaparyāye*; Lk. 極大珍寶之積遺曰（←日）羅經¹¹ (**Mahāratnakūṭa vevulla-*

⁵ 194a19. 參照 KP § 166。僧祐(445~518)《出三藏記集》(T. 55, no. 2145, 6b17; 518年成書)引用道安目錄時言及支婁迦讖譯《寶積經》和《摩尼寶經》。《佛<說>遺曰(←日)摩尼寶經》這一題目作為僧祐沒看到的460部經典之一出現在《出三藏記集》中(29c17)。

⁶ T. 12, no. 351, 200c9.

⁷ 參照 KP, p. xxiii, 注 27。

⁸ T. 11, no. 310, 631c15ff.

⁹ T. 12, no. 352, 216c29.

¹⁰ Tib(Pk), no. 760 (No. 43).

¹¹ T. 12, no. 350, 190c14f.

- dharmaparyāya*); Jin. 寶嚴經 ; Qin. 寶積經 ; Dp. 大寶積正法
KP § 150 = KP(V-D) 53. (*iha*) *Mahāratnakūṭe dharmaparyāye*; Lk. -;
Jin. -; Qin. 寶積經 ; Dp. 大寶積正法
KP § 160 = KP(V-D) 57. (*ayaṃ*) *Ratnakūṭo dharmaparyāyo*; Lk. -; Jin.
寶嚴經 ; Qin. -; Dp. 大寶積經典
KP § 157 = KP(V-D) 55-56: *Mahāratnakūṭo sūtrāntarā(j)[ñ̄]. ... (ito)*
Ratnakūṭaṃ sūtrāntarājñā-d-ekagāthāṃ; Lk. -; Jin. 寶嚴經……寶
嚴經 ; Qin. -; Dp. 大寶積經典……大寶積經典

這一經典的題目在《智光明莊嚴經》(*Sarvabuddhaviṣayāvatārajñānā-lokālamkāra*) 中也被引用如下：

- 大方廣寶積法門 (**mahāvaipulya-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 曇摩流
志漢譯 501 年 ; T. 12, no. 357, 239a23。
無比寶頂修多羅 (**vaitulya-Ratnakūṭa-sūtra*) 僧伽婆羅漢譯 (從事翻
譯於 506~520 年) ; T. 12, no. 358, 250a29f。
shin tu rgyas pa'i sde dKon mchog brtsegs pa'i mdo (**vaipulya-*
Ratnakūṭa-sūtra) Surendrabodhi (戒帝覺) 和 Ye shes sde (智軍)
藏譯約 800 年 ; Tib(Pk), no. 768, mDo sna tshogs, *khu* 302a6;
Tib(D), no. 100, mDo sde, *ga* 276a6。
寶積方廣正法 (*Ratnakūṭa-vaipulya-dharmaparyāya*) 法護譯 (從事翻
譯於 1004~1058 年) ; T. 12, no. 359, 254a8f。
寶積方廣經 (*Ratnakūṭavaipulyasūtra*) 一部寫於 12 或 13 世紀的梵文
寫本 : JĀA 4.4¹²。

¹² 非常遺憾，中亞出土古梵文斷片寫本完全破損。參照 BLSF I 196。

支婁迦讖譯中出現的「遺曰(←日)羅¹³」(EH. *ǰwəi [wi]*¹⁴ *ǰwat la > MC. jīwi jwot lâ*) 及其較短形式「遺曰(←日)」，它們的原語詞形很可能就是與梵文 *vaitulya* 和 *vaipulya* 對應的口語形式 **vevulla / *vevull(a)*¹⁵。因此其原本題目很可能是 **vevulla-Maṇiratna-dharmaparyāya* 或 **Mahāratnakūṭa vevulla-dharmaparyāya*。晉代譯題目為《摩訶衍寶嚴經》，即 **mahāyāna-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這樣，題目從 **vevulla* 變為了 *mahāyāna* (大乘)。另一方面，在《智光明莊嚴經》(*Sarvabuddhaviṣayāvatarajñānālokālaṃkāra*) 幾種文本中，該經典被稱為 *vaitulya*，*mahāvaipulya* 或 *vaipulya* 經。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從 **vevulla* (即 *vaitulya* 和 *vaipulya*) 到 *mahāyāna* 的變遷¹⁶。

¹³ 約九十年前，荻原雲來認為「遺曰羅」是 *vaipulya* 的不準確翻譯。荻原把他的這一看法告訴給了當時正在校勘 *Kāśyapaparivarta* 的 von Staël-Holstein，但直至今日都未被廣泛重視或未為人所知 (參見 KP, ix)。

¹⁴ Schuessler 2009: 312.

¹⁵ 支婁迦讖在其譯《道行般若經》中使用了「摩訶惟曰羅」(T. 8, no. 224, 468c12; EH. *ma ha ǰwəi ǰwat la*; Gā. **Maha-vevula < *Mahā-vevulla < BHS. Mahā-vaipulya*)。參看 Krsh 2010: 324, Krsh 2011: 441; Karashima 2013: 176。「遺」和「惟」在早期漢譯中常用作表示印度語言中的 *vi* (例如，遺摩羅涅 *Vimalanetra*, T. 15, no. 624, 363c1f.。參照 Coblin 1993: 907; 阿惟潘 [BHS. *Avṛha, Aḥṛha, Pā. Aviha*]，阿惟三佛 [Gā. *avisa(m)bosi < abhisambodhi*]，阿惟越致 [BHS. *avivarti(ka)*]；參照 Krsh 2010: 750)。「曰」常用作表示印度語言中的 *vu* + 子音，如 *vut, vud, vul*，例如，泥曰 (EH. *ni ǰwat*; Gā. *ṇivudi < nirvṛti*, Gā. *ṇivuda < nirvṛta*)，鬱單曰 (Gā. **Utaravuru < Uttarakuru*)。

¹⁶ *Nikāyasaṅgrahawa* 是一部中世紀上座部 (Thevāda) 的書，14 世紀作者 Mahāthera Jayabāhu Devarakṣita 用僧伽羅語書寫。該書記述，三種接近 *Vaitulya* 和 *Vājiriya* 部教義的異端文獻被帶到錫蘭，《寶積論》(*Ratnakūṭasāstras*) 是其中之一。該書還記述了這一《寶積論》是案達羅學派創造的。事實上在斯里蘭卡出土了 15 枚 9 世紀上半葉銅板，上刻有《迦葉品》的摘要。詳細內容參看 Pagel 1995: 73f.。

(2) *Ratnaḥṣi-sūtra* 寶積經

根據僧祐《出三藏記集》，還有一部佛經題目中也有「**vevulla* (遺曰)」，它就是《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T. 12, no. 356) (**Ratnaḥṣisamādhī-Mañjuśrī-bodhisatva-paripṛcchā-dharmadhātu-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也稱《遺曰(←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Vevulla-Ratnaḥṣisamādhī-Mañjuśrī-paripṛcchā-dharmadhātu-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¹⁷。自佛經目錄《歷代三寶紀》(597年?)始，該漢譯譯者就被認為是安世高，但很顯然它並非出自安世高之手¹⁸。當然我們還需要進行慎重調查和研究，但筆者認為，該漢譯者是支婁迦讖或支婁迦讖團隊，理由是該漢譯詞彙及整體風格與支婁迦讖的翻譯風格非常相似，尤其是「謂」和「用~故」的用法。

原來的漢譯題目如下：

遺曰(←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Vevulla-Ratnaḥṣi-samādhī-Mañjuśrī-paripṛcchā-dharmadhātu-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

還有另一漢譯和一藏譯：

入法界體性經(**Dharmadhātusvabhāvāvatārasūtra?*; T. 12, no. 355)，
闍那崛多(Jñānagupta 523~約600年)譯；譯文中自稱為「文

¹⁷ 該題目出現在僧祐《出三藏記集》(T. 55, no. 2145, 30b20f.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或云遺曰〔←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之中，是僧祐沒看到的460部經典之一。費長房抄襲《出三藏記集》寫出了《歷代三寶紀》(597年?)，錯誤地將其歸於安世高：T. 49, no. 2034, 52b10f.。以後後人作目錄時抄襲了該誤釋，因此這一誤釋被後世的目錄及經典所繼承，如：T. 55, no. 2153, 373b15f., T. 55, no. 2154, 479b12f., 684c4f., no. 2157, 776b19。

¹⁸ 參照方/高2012：87-100，他們論證後指出，其詞彙不同於其他安世高譯。

殊師利童子所問」(**Mañjuśrī-kumārabhūta-paripṛcchā*)
'phags pa Rin po che'i mtha'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ārya-*
Ratnakoṭīr nāma mahāyānasūtra) Pk. no. 786; D. no. 118

可見，這一經典可能曾被稱為“**vevulla*”經典，但後來這個詞被刪除，更後被改為“*mahāyānasūtra*”。該佛經中，佛從「寶積三昧」(*Ratnakoṭī-samādhi*) 裡出來，文殊對佛提了一系列的問題，佛回答了他；而後文殊又對舍利弗提了另一系列關於法界 (*dharmadhātu*) 等的問題，舍利弗回答了他的問題。請讀者記住，該經典是由很多提問與回答構成的，它的意義我們將在下面 (9) 探討。

(3) *Sarvavaitulyasaṃgraha-dharmaparyāya, -sūtra*

正如上面指出，**vevulla* 有多種不同形式，巴利語有 *vedalla*、*vetulla*、*vetulya*，佛教梵文有 *vaidalya*、*vaitulya*、*vaipulya*，而其詞源不詳（參照 Norman CP II 44）。

如上所見，這一形式在早期漢譯中被譯為「遺曰羅」、「遺曰」，其原詞必是 **vevulla* / **vevull(a)*。後來的漢譯中被譯為由兩個漢字組成的詞組「方等」。這兩個漢字為同義詞¹⁹，均義為「齊，整」²⁰，顯然是在翻譯 *vaitulya* 時聯想到了梵文 *Skt. tulya*（「等同」）。因此「方等」的印度原語一定是 *vaitulya*、*vetulla* 或與其類似的詞形。下面我們會看到，「方等」之後有一個與它類似的詞「方廣」出現了。作為漢語複合詞，「方等」自然，而「方廣」生硬。筆者推測，譯者草率地用「廣」代替了「等」，創造出了「方廣」，而這一變化也反映出 *vaitulya* / *vetulla* 到 *vaipulya*（「偉大，很大」）的變化。

¹⁹ 參照 GH 986c，(20) 方，齊也；(21) 方，齊等也；(22) 方，猶等也。

²⁰ 參照 Karashima 1992: 278, 63b-5 注釋；Kṛsh 1998: 133-134。

有一部經典證明了從 *vaitulya / vetulla* 到 *vaipulya* 及 *mahāyāna* 的變化²¹，這部經典就是 *Sarvavaitulyasamgraha-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所有方等綱要的經典」），它有兩部漢譯、兩個出土於卡達里克（Khādalik），現收藏在大英圖書館的梵文斷片，以及一部藏譯。它們的題目如下：

濟諸方等學經（**Sarvavaitulyasamgraha-dharmaparyāya*？）竺法護（約 233~311 年）譯，T. 9, no. 274

Sarvavaitulyasamgrah. ... Or.15010/43背面3 (BLSF II.1. 401)；
5~6世紀

Sarvavaitulyasamgrahadharmaparyāyaṃ ... Sarvavaitulyasamgrahē sūtre: IOL San 1457正面2f.²²；5~6世紀

大乘方廣總持經（**Sarvavaipulyasamgraha-mahāyānasūtra*）毘尼多流支譯（Vinītaruci，582年），T. 9, no. 275

'phags pa rNam par 'thag pa thams cad bsdus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āryaSarvavaidalyasamgraha-nāma-mahāyānasūtra*): Tib(Pk), no. 893; Tib(D), no. 227

在寂天（Śāntideva，約 650~750 年）《學集》（*Śikṣāsamuccaya*，漢譯《大乘集菩薩學論》，縮寫：Śikṣ）、蓮華戒（Kamalaśīla，約 740~795 年）《修習次第》（*Bhāvanākrama*，縮寫：Bhk）及智作慧（Prajñākaramati，10 世紀後）對寂天《入菩提行經》（*Bodhicaryāvatāra*）的注（縮寫：Bca-P）中都引用了該經典：

Sarvadharmavaipulyasamgrahasūtra~: Śikṣ 95.11

²¹ Skilling 已對有關問題的該經典作了研究；見 Skilling 2013: 90f.。

²² 參照松田 1988：69。

Sarvadharmasaṃgrahavaipulya~: Bhk(I) 195.18

Sarvadharmavaipulya~: Bhk(III) 26.9f.

Chos thams cad shin tu rgyas pa bsdus pa (**Sarvadharmavaipulya-saṃgraha*): Bhk(II) 61.1.

Sarvadharmavaipulyasaṃgraha~: Bca-P 147.8

我們可以看到，最早的漢譯和卡達里克出土的較古老梵文斷片中，該佛典題目為 *vaitulya*；而譯於 582 年的第二個漢譯和 7 或 8 世紀以後的印度原本引用部分中為 *vaipulya*。從第二個漢譯題目我們也可推論，其原本題目為 *mahāyāna-sūtra*。

整體來看，藏譯與最早的漢譯一致，而第二個漢譯對於內容解釋更為詳細。梵文題目 *Sarvavaidalyasaṃgraha-nāma-mahāyānasūtra* 中的 *vaidalya* 也證實了藏譯十分古老²³。

經典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關於兩個法師的故事。按照最早的笈法護漢譯，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名叫「法」的比丘奉持上千卷的「方等」經，另一個叫「淨命」的比丘學十四億卷「方等」經典和其他六百萬卷經典²⁴。但在藏譯中卻是一個名為「法」的比丘有一千部 *vaidalya* 經典，而另一個叫「淨命」的比丘有一千萬部（其他）經典和六萬種 *vaidalya* 經典²⁵。第二個漢譯內容是：一個叫「淨命」的大法師奉持十四億部經

²³ Tib(Pk), vol. 35, p. 121, 187a2. 《翻譯名義集》(*Mahāvvyutpatti*) 中也可見該題目：Mvy. 1385. *Sarvavaidalya-saṃgrahaḥ*。

²⁴ T. 9, no. 274, 375c29f. 時有比丘名曰為法……奉持方等千餘經卷。……淨命比丘學方等經十四億卷，及修餘經六百萬卷。

²⁵ Tib(Pk), vol. 35, p. 121, 190b7f. *dge slong Chos zhes bya ba phyin te // des rnam par 'thag pa'i mdo stong bzung ngo // bsam gtan bzhi yang thob par gyur to // dge slong 'Tsho ba yongs su dag par ni mdo sde bye ba phrag bcu dang //*

典和六百萬大乘經典。而另一個叫「達摩」的比丘奉持一千部「大乘經方廣正典」(*mahāyāna-vaipulya-dharmaparyāya*)²⁶。

這樣我們可以在這一經典不同版本中看出從 *vaitulya* 到 *vaipulya* 兼 *mahāyāna* 的變化。

(4) *Avaivartikacakra-dharmaparyāya* 或 *-sūtra*

還有一例顯示了從 *vaitulya* 到 *vaipulya*，最後到 *mahājñāna*(!) 的變化，這就是 *Avaivartikacakasūtra*。該經典有三個漢譯和一個藏譯：

阿惟越致遮經 (**Avaivarti(ka)ca(kra)-dharmaparyāya*或-*sūtra*) 竺法護譯 (284年²⁷)，T. 9, no. 266 (縮寫：Dr)

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 (**Avaivartikacakra-vaipulya-vyūha-dharmaparyāya*或-*sūtra*) 智嚴譯於427年, T. 9, no. 268 (縮寫：Zy)

不退轉法輪經 (**Avaivartikacakra-dharmaparyāya*或-*sūtra*) 譯者不明，譯於北涼 (401~439年)²⁸，T. 9, no. 267 (縮寫：Bl)

'phags pa Phyir mi ldog pa 'i 'khor lo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i mdo
(*ārya-Avaivartacakra-nāma-mahāyāna-sūtra*), Tib(Pk), no. 906;
Tib(D), no. 240 (縮寫：Tib)

rnam par 'thag pa 'i mdo sdug khri bzung par gyur to.

²⁶ T. 9, no. 275, 380a18ff. 有一比丘名曰淨命，總持諸經十四億部大乘經典六百萬部為大法師。…… (380b2f.) 復有比丘名曰達摩。於大乘經方廣正典受持千部。

²⁷ T. 55, no. 2145, 7c2. 《阿惟越致遮經》四卷——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出。

²⁸ 雖然我們仍需作進一步探討，但筆者認為該譯本出自道泰（從事翻譯於427年以後）之手。根據是安慧 (Sthiramati) 的《入大乘論》(**Mahāyānāvātāra*) 漢譯 (437~439年) 引用了該題目，而道泰也翻譯了該經典：T. 32, no. 1634, 45b21f. 如《不退轉法輪經》中廣說。

各譯本本身言及經題目分別如下：

Dr (284 年) 不退轉輪方等之法 (**Avaivartikacakra-vaitulya-dharmaparyāya*)²⁹

Zy (427 年) 廣大不退轉輪 (**Avaivartikacakra-vaipulya*)，廣博嚴淨不退轉輪 (**Avaiva-rtikacakravaipulya-vyūha*)³⁰

Bl (427~? 年) 不退轉法輪廣博嚴淨 (**Avaivartikacakra-vaipulya-vyūha*)³¹

Tib. *Phyir mi ldog pa'i 'khor lo ye shes chen po bstan pa* (**Avaivartikacakra-mahājñāna-nirdeśa*)³²

藏譯題目中的“*ye shes chen po*”（大智；*mahājñāna*）可能暗示了 *mahāyāna* / *mahājñāna* 的混淆——筆者曾在其他論文中論證，“*mahāyāna*”原來是“*mahājñāna*”（大智），其原義為“*buddha-jñāna*”（佛智）³³。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漢譯沒有一個題目被冠為大乘經典。

由此我們可以從該經典的不同譯本中看出從 *vaitulya* 到 *vaipulya*，最後到 *mahājñāna* / *mahāyāna* 的變化。

(5) *Tathāgatagarbha-dharmaparyāya*

Tathāgatagarbha-dharmaparyāya 的兩個漢譯和一個藏譯也證明了從 *vaitulya* 到 *vaipulya*，最後到 *mahāyāna* 的變化。

²⁹ T. 9, no. 266, 226a3.

³⁰ T. 9, no. 268, 285a25f.

³¹ T. 9, no. 267, 254b2f.

³² Tib(Pk), vol. 36, no. 906, 320a7f.; Tib(D), no. 240, mDo sde, *zha* 301a2. 參照 Apple 2014: 161，注 11。

³³ Karashima 2001a: 170，注 115；2001b: § 2.7, 215-217 及 2015b。

大方等如來藏經 (**Mahāvaitulya-Tathāgatarbha-dharmaparyāya*) ,
佛跋陀羅 (Buddhabhadra, 359~429 年) 420 年譯 ; T. 16, no.
666³⁴

大方廣如來藏經 (**Mahāvaiṣṭulya-Tathāgatarbha-dharmaparyāya*) ,
不空 (Amoghavajra, 705~774 年) 譯 ; T. 16, no. 667

'phags pa De bzhin gshegs pa'i snying po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ārya-Tathāgatarbha-nāma-mahāyāna-sūtra*), Śakyaprabha
和 Ye shes sde (智軍) 譯於 800 年前後 ; Tib(Pk), no. 924; Tib(D),
no. 258

藏譯中稱該經典為 *De bzhin gshegs pa'i snying po'i chos kyi rnam*
grangs 或 *-chos kyi gzhung* (*Tathāgatarbha-dharmaparyāya*)³⁵ 。

(6) *Lalitavistara*

按照岡野潔禎密、謹慎的論證，約在 150 年一個大眾部僧人³⁶ 在犍
陀羅創造了 *Lalitavistara* 。*Lalitavistara* 有兩個漢譯：

普曜經 (**Lalitavistara-dharmaparyāya*) ，別稱《方等本起》(**Vaitulya-*

³⁴ 按照《出三藏記集》(518 年 ; T. 55, no. 2145) ，法炬 (從事翻譯於 4 世紀初) 翻譯了一部同名經典，即《大方等如來藏經》，但已於 6 世紀初佚失 ; T. 55, no. 2145, 11c15 。《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卷——或云《如來藏》。今闕 ; 14b12 。《大方等如來藏經》——釋法炬出《大方等如來藏》一卷。佛跋陀羅出《大方等如來藏》一卷。

³⁵ 參照 Zimmermann 2002: 354.1f, 355.1f 。

³⁶ 參照岡野 Okano 1987, 1988, 1989, 1990 ; de Jong 1998: 252f. ; 也參照 LV(H) 82-116 。

*nidāna*³⁷)，竺法護 (Dharmarakṣa) 譯於 308 年³⁸; T. 3, no. 186(縮寫 : Dr)

方廣大莊嚴經 (**Vaipulya-mahā-Lalitavistara-dharmaparyāya*)，別稱《神通遊戲》(**Vikrīḍita*)，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 年) 譯 ; T. 3, no. 187 (縮寫 : Dv)

梵文本 (縮寫 : LV) : *śrīLalitavistaro nāma mahāyānasūtram ratna-rājam* (LV 444.18) = 'phags pa rGya cher rol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i mdo, Tib(Pk), no. 763, Tib(D), no. 95

在經典本身中引用題目如下 :

Dr. 483b18. 普曜大方等典(**Lalitavistara-mahāvaitulya-dharmaparyāya*) (= 483c24) , 484a3. 普曜經典大方等法(**Lalitavistara-sūtra mahāvaitulya-dharmaparyāya*) ; 530c12. 普曜大方等法(**Lalitavistara-mahāvaitulya-dharmaparyāya*)

Dv. 539b23f. 有經名為《方廣神通遊戲大莊嚴法門》(**Vaipulya-vikrīḍita-mahā-Lalitavistara-dharmaparyāya*) ; 540a10. 神通遊戲大嚴 (v.l. 莊嚴) 經典(**Vikrīḍita-mahā-Lalitavistara-dharmaparyāya*) ; 540a15f. 方廣神通遊戲大嚴 (v.l. 莊嚴) 經典(**Vaipulya-vikrīḍita-mahā-Lalitavistara-dharmaparyāya*) ; 參照 588a9. 方廣神通遊戲大嚴之定

LV 4.17f. = LV(H) 274.10. *Lalitavistaro nāma dharmaparyāyaḥ sūtrānto mahāvaiipulya-nicayo*; 6.16 = LV(H) 276.28f. *Lalitavistaram nāma dharmaparyāyam*; 7.20f. = LV(H) 282.3. *Lalitavistaro nāma*

³⁷ 參照LV 7.9. *idaṃ ... vaipulyasūtram hi mahānidānam*; 7.15. *tad ... vaipulya-sūtram hi mahānidānam* .

³⁸ 參照《開元釋教錄》(公元 730 年~) : 「《普曜經》八卷 : 一名《方等本起》。安公云『出方等部』。永嘉二年五月於天水寺出。第二譯。……」(T. 55, no. 2154, 494a19f.) =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公元 800 年) , T. 55, no. 2157, 791b10f. .

dharmaparyāyaḥ sūtrānto mahāvaipulyaḥ; 438.20f. *Lalitavistaro nāma dharmaparyāyasūtrānto mahāvaipulyabodhisattva-vikrīḍitaḥ*; 參照LV 7.9 = LV(H) 278.25f. *idaṃ ... vaipulyasūtram hi mahānidānam*; 7.15 = LV(H) 280.9f. *tad ... vaipulyasūtram hi mahānidānam*

由此，該經典也證明了 *vaitulya* 到 *vaipulya*，最後到 *mahāyāna* 的變化。

(7)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正如筆者在其他論文中所指出的³⁹，《法華經》梵文寫本和漢譯中有很多 *vaitulya* / *vaipulya* 變化的實例。

中亞出土 5~8 世紀的梵文寫本及斷片（縮寫 O, SIP, H₆, Wille 2000）常讀為 *vaitulya*，吉爾吉特（7 或 8 世紀）及尼泊爾出土寫本（11 世紀以後；縮寫：KN⁴⁰）則讀為 *vaipulya*⁴¹。藏譯讀作 *shin tu rgyas* 和 *rab rgyas*，與後者一致。286 年竺法護譯（縮寫：Dr; T, 9, no. 263）作「方等」（= *vaitulya*），而 406 年鳩摩羅什譯（縮寫：Kj; T, 9, no. 262）則作「大乘」和「大乘經」：

Dr. 63b25. 方等；KN. 5.8. *mahāvaipulya*~ (= O etc.); SIP/11, no. 40⁴².
mahāvaitulya~; Kj. 2b8. 大乘經

Dr. 66a18. 方等正經；KN. 19.12. *mahāvaipulya*~; O. *mahāvaitulya*~;
Kj. 4a9. 大乘經

³⁹ Karashima 1992: 29 (63b-5), 37 (66a-12), 51(70b7), 80(79c9), 80(79c-11), 102(86c-7), 114(91c-6), 120(93c4), 278, 63b-5 注釋；Krsh 1998: 133-134。

⁴⁰ 吉爾吉特本讀法與以尼泊爾寫本為基礎的 Kern-Nanjio 本讀法大體一致。

⁴¹ 戶田 (1974: 68-69) 已對 *vaitulya* 及其中亞 MSS 中進一步變化為中期印度的詞形 *vetulya* 的出現進行過調查研究。

⁴²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收藏的彼得羅夫斯基收集中亞出土寫本中的一個斷簡讀法：見 Bongard-Levin/Vorob'eva-Desjatovskaja 1985: 127。

Dr. 70b12. 方等經；KN. 46.8. *vaipulya-sūtra*~; O. *vaitulya-sūtra*~; Kj. 8a14. 大乘

Dr. 79c9. 方等；KN. 98.3. *vaipulya*-; O, H₆(302)⁴³, Wille 2000: 47. *vaitulya*-; Kj. 16a21. 大乘

Dr. 79c19. 方等經；KN. 98.11. *vaipulya-sūtra*~; O. *vaitulya-sūtra*~; Kj. 16a28. 大乘

Dr. 81a19. 方等；KN. 110.6. -; Kj. 17c6. 大乘

Dr. 86c23. 方等經；KN. 146.8. *vaipulya-sūtrānta*-; O. *vaitulya-sūtrānta*-; Kj. 20c22. 大乘經典

vaipulya- / *vaitulya-sūtra* 是真正的教，而傳統的九教，如 *sūtra*、*gāthā*、*itivr̥ttaka* 等，不過是權宜之教而已，這是《法華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張。即，《方便品》(*Upāyakauśalya-parivarta*) 第 45~50 偈中佛說：「我（原來）把九教當作方便將給大眾，依據他們的智慧引導他們進入佛智。現在，在這裡的就是純潔、聰慧、文雅的佛的兒子們，他們服侍百萬佛們。我要為他們講 *vaipulya*- / *vaitulya-sūtra* (Dr. 70b7. 方等經 = O, Wille 1998: 245. *vaitulya-sūtra*~; KN. 46.4. *vaipulya-sūtra*~; Kj. 8a10. 大乘經)。」

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即該經典中自稱為 (*mahā*-) *vaitulya* / *-vaipulya*:

Dr. 66b2. 《正法華》方等；KN. 21.1. *Saddharmaṇḍarīkaṃ nāma dharmaparyāyaṃ*; O. *Sad*^o *nāma dha*^o *sūtraṃ mahāvaitulyaṃ*; Kj. 4a24. 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Dr. 66b7. 《法華方等正經》；KN. 21.6. *Sad*^o *dharmaparyāya*~ *sūtrānta* ~ *mahāvai**pulya*~; O. *Sad*^o *dharm*^o *sūtra*~ *mahāvai**tulya*~; Kj. 4a29. 是經

⁴³ 大英圖書館藏寫本中一個斷簡的讀法：戶田 1983：302.2。

Dr. 91c24. 《正法華方等經典》；KN. 181.5f. *Sad° nāma dharma° sūtrānta~ mahāvaipulya~*；O. *Sad° nāma dharma° sūtra~ mahāvaitulya~*；Kj. 25a28. 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Dr. 124b3. 《正法華經》方等典詔；KN. 389.7f. *Sad° nāma dharma° sūtrānta~ mahāvaipulya~*；O. *Sad° nāma dharma° sūtra~ mahāvaipulya~* (sic)；Kj. 52a5. 大乘經名《妙法蓮華》

Dr. 93c3f. 斯《正法華》……大方等經；KN. 193.7. *Sad° vaipulya-sūtra~*；O. <*Sad°*> *vaitupulyasūtra~*；Kj. 26c10. 《法華經》

此外，關於該經典每章結尾部分，吉爾吉特—尼泊爾寫本讀作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dharmaparyāya~*，而所謂喀什葛爾寫本(O)及另一中亞寫本，即 Farhād-Bēg Yailaki 出土，現收藏在大英圖書館的寫本，則分別讀作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mahāvaipulyasūtraratna~* 和 *Saddharma-ponḍarīka~ mahāvaitulyasūtraratna~*。後者與該經典的于闐語概要一致：*Sadharmapuṇḍarī~ sūtra~ ... mahāvittūlyasūtrīnai ramṇā*⁴⁴。不僅如此，該經典最古漢譯是竺法護 286 年的翻譯，現稱作《正法華經》，但按照僧祐（445~518 年）的《出三藏記集》（T. 55, no. 2145, 7b14; 510~518 年），該經典被稱為《方等正法華經》⁴⁵。按照經錄，還有另一部漢譯，名為《方等法華經》，共五卷，譯者支道根譯於 335 年，現已佚失⁴⁶。

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原典的題目很可能和中亞梵文寫本一樣，包含有 *vaitulya* 或一個類似的詞。鳩摩羅什漢譯的原典大約讀法相同，但

⁴⁴ 見 Bailey 1971: 53。參照 Norman, CP II 44f。

⁴⁵ T. 55, no. 2145, 7b14. 《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舊錄云《正法華經》或云《方等正法華經》太康七年八月十日出。

⁴⁶ 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公元 597 年？），T. 49, no. 2034, 69a26f。《方等法華經》五卷。咸康元年譯……成帝世，沙門支道根出。也參照 T. 49, no. 2035, 339c22; T. 55, 2149, 244c13。

他認為 *vaitulya* 是 *mahāyāna* 的同義詞，因此譯為「大乘」。而原典幾乎沒有曾用 *mahāyāna* 代替了 *vaitulya* 的可能性。

之後，*vaitulya* 被 *vaipulya* 所取代。為此非常值得注目的是，所謂喀什葛爾寫本中的特殊形式 *vaitupulyasūtram* (186 背面 1；參照 KN. 193.7. *vaipulyasūtram*) 和 *mahāvaitupulyasūtra-* (211 *recto* 6；參照 KN. 223.3. -) 顯示了 *vaitulya* 和 *vaipulya* 二者間的混淆。也許是書寫者感到很困惑，不知該選擇哪個才正確，因而造出了一個二者混淆、模稜兩可的形式。

另有一點也十分重要，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中從未出現過「大乘經」的文字，這就表明這一概念在當時並不通用，直至鳩摩羅什時代才開始普及。

(8) 經錄中的 **vevulla*, *vaitulya*, *vaipulya* 和 *mahāyāna* 經典

(8.1) 道安目錄中的 **vevulla* 和 *vaitulya* 經典

僧祐 (445~518 年)《出三藏記集》(T. 55, no. 2145; 510~518 年) 是現存最古佛經目錄。其第三卷中部分引用了 (T. 55, 15b-19c) 一部更為古老的目錄，即道安 (312~385 年) 編纂的《綜理眾經目錄》(374~385 年?)⁴⁷。雖然道安目錄極不完整，但在我們研究後依然可知，翻譯於 4 世紀之前的漢譯佛經的印度原典中使用了 *vaitulya* / *vaipulya* / *mahāyana* 三個詞中的哪一個。

《綜理眾經目錄》中言及了 (19b19) 一部《大珍寶積惟日經》，它大約是《大珍寶積惟日經》的誤寫，其原語很可能是 **Mahāratnakūṭa*

⁴⁷ 參照林屋 1941：351ff。

vevulla-dharmaparyāya。

有兩部經典題目中包含「方等」(= *vaitulya*)：《內藏大方等經》⁴⁸（一卷；18a15）和《方等決經》⁴⁹（一卷；19c3）。道安將5部經典歸到「方等部」裡，這5部經典是：《菩薩道地經》（一卷；15b24）、《毘披陀菩薩經》（一卷；15b22）、《內外六波羅蜜經》（一卷；17c25）、《目佉經》（一卷；18a23）、《放鉢經》（一卷；18b13）。

綜上，經典題目中包含 **vevulla* 或「方等」(*vaitulya*)，或被歸類於「方等部」(*vaitulya*)的經典共有八部，而在道安的目錄中則沒有一部經典題目包含有「方廣」(*vaipulya*)或「大乘」(*mahāyāna*)。

(8.2) 《出三藏記集》中的 **vevulla*, *vaitulya*, *vaipulya* 和 *mahāyāna* 經典

除古老的道安目錄中列舉佛經外，僧祐（445~518年）在《出三藏記集》（518年；T. 55, no. 2145）還列舉了910個佛經的標題。

除上論述《遺曰（←日）摩尼寶經》(29c17; **vevulla-Maniratna-dharmaparyāya*)和《遺曰（←日）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vevulla-Ratnakōṭisamādhi-Mañjuśrī-pariprcchā-dharmadhātu-dharmaparyāya*)外，還有一部古老的屬於 *vaitulya* 經典的般若經，即《遺曰（←日）說般若經》(**vevulla-Prajñāpāramitā?*)，譯者為支婁迦讖，但在僧祐時代已佚失⁵⁰。此外還有兩個標題似乎也屬於 **vevulla* 經典，即支謙（從事翻譯於222~252年）譯《惟曰（←日）雜難經》(29a6; T. 17, no. 760)和《惟

⁴⁸ 參照林屋 1941：520f。

⁴⁹ 參照林屋 1941：1146f。

⁵⁰ T. 55, no. 2145, 6b14. 方等部古品{曰}《遺曰（←日）說般若經》一卷今闕；14a1。《般若經》——支讖出《般若道行品經》十卷，出古品《遺曰（←日）說般若》一卷。

曰（←日）三昧經》（36c23；現佚失）。

12 部經典題目包含有「（大）方等」(= [mahā]-vaitulya)，即：《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7a21；佚失；譯者支謙）；《方等正法華經》（7b14；竺法護 286 年譯）；《濟諸方等經》，又稱《濟諸方等學經》（7c20；竺法護譯）；《方等泥洹經》（二卷；8a10；竺法護 269 年譯）；《大方等頂王經》（8a15；竺法護譯）；《大方等如來藏經》（9c20, 14b12；佛陀跋陀羅 [Buddhabhadra] 420 年譯）；《大方等如來藏經》（11c15, 14b12；法炬譯於 4 世紀初；佚失）；《方等大集經》（二十九卷；11b12；譯者曇無讖 [Dharmakṣema，從事翻譯於 412~433 年]）；《方等王虛空藏經》（五卷；11b13, 14c14；譯者曇無讖）；《方等大雲經》，又稱《方等無想大雲經》（四或六卷；11b16；譯者曇無讖）；《方等泥洹經》（二卷；11c26；佚失；法顯譯於 5 世紀初）；《方等檀特陀羅尼經》，又稱《大方等陀羅尼》（四卷；12a15；法眾譯於 397~418 年之間某年）。

此外，還有一部《大乘方等要慧經》，又稱《方等慧經》或《要慧經》（一卷；29c16; T. 12, no. 348），其題目不僅包含「方等」，也包含「大乘」。費長房《歷代三寶紀》（597 年？）誤認為是安世高譯，但「吾」、「汝」、「敢」、「大佳」、「善權」及「大乘」等詞用法顯示譯者為支謙、竺法護或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筆者推測，「大乘」(= mahāyāna) 一詞很可能是後人增補到題目中的。

道安將以下 7 部經典分類為方等部，它們是：《問署經》，又稱《文殊問菩薩署經》（一卷；6b18；支婁迦讖譯）、《內藏百品經》（一卷；6b23；支婁迦讖譯）、《法鏡經》（一卷；6c3；安玄及嚴佛調譯於 181 年）、《普耀經》（八卷；7b15；竺法護譯於 308 年）、《頂王經》（一卷；

8a15；為上引《大方等頂王經》⁵¹ 另一標題；竺法護譯）、《樓炭經》（五卷；8c20；竺法護譯）及《內外六波羅蜜經》，又稱《內六波羅蜜經》（一卷；17c25；嚴佛調譯於 188 年；T. 17, no. 778. 《菩薩內習六波羅蜜經》）。除這些經典外，據《歷代三寶紀》，道安將《賴吒和羅經》（一卷；*Rāṣṭrapāla-sūtra*）歸為方等部⁵²。

以下 3 部經典題目包含「大方廣」（= *mahā-vaipulya*）：《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卷；11c10；佛陀跋陀羅 [Buddhabhadra] 譯於 420 年；T. 9, no. 278）、《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又稱《如來性起經》（二卷；21c18；《大方廣佛華嚴經·性起品》[*Tathāgatotpattisambhavanirdeśa*] 的摘錄⁵³）、《大方廣菩薩十地經》（一卷；22c24；吉迦夜 [**Kimkārya?*；從事翻譯於約 472 年~] 譯；T. 10, no. 308）。值得注意的是，這 3 部經典都是《華嚴經》(*Avatamsakasūtra*) 的翻譯。

以下 4 部經典題目包含「大乘」或「摩訶乘」（= *mahāyāna*）：《大乘方便經》（二卷；21c27；竺難提 [Nandi，從事翻譯於約 419 年~] 譯；T. 11, no. 310-38）、上面言及的《大乘方等要慧經》，其中的「大乘」可能是後人增補進去的、《摩訶乘寶嚴經》（一卷；29b25；無名氏譯於晉代 [265~420 年]；即《摩訶衍寶嚴經》[**mahāyāna-Ratnakūṭa-dharmaparyāya*]）、《摩訶乘經》⁵⁴（十四卷；32a8；**mahāyāna-sūtra*；佚失）。作為一部單獨的經典題目，最後一部真偽不明。

⁵¹ T. 55, no. 2145, 8a15. 《頂王經》一卷——一名《維鞋子問經》。安公云出方等部或云《大方等頂王經》。

⁵² T. 49, no. 2034, 53c18. 《賴吒和羅經》一卷——初出道安云：「出方等部」。

⁵³ 木村 1999：678f；河野 2006：238f。

⁵⁴ 僧祐作注釋曰：《摩訶乘經》十四卷——改字訓曰（←日）「乘」。這就是說，僧祐把「摩訶衍經」中的音譯「衍」替換為了「乘」。

綜上，《出三藏記集》中列舉的佛經標題中有 5 部 **vevulla-* 經典、12 部 (*mahā*)*vaitulya* 經典、3 部 *mahāvaipulya* 經典以及 3 部 *mahāyāna* 經典。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見，**vevulla* 和 (*mahā*)*vaitulya* 經典在後來被重新命名為 *mahāyāna-sūtra*。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後來以及現在被稱為 *mahāyāna-sūtra* 的經典最初被貼上的是 **vevulla-* / *vaitulya-* 的標籤，僅《華嚴經》(*Avataṃsakasūtra*) 的漢譯被標為「方廣」。《大乘方便經》或《摩訶乘 (= 衍) 寶嚴經》很有可能是最早被如此命名的大乘經典，它的出現最晚在 5 世紀初期。

(8.3) 《歷代三寶紀》中的 *mahāvaitulya* / *mahāvaipulya* / *mahāyāna* 經典

從問世年代順序而言，現存經錄中最古老的是《出三藏記集》，其次就是費長房《歷代三寶紀》(597 年? ; T. 49, no. 2034)。它的編纂晚於《出三藏記集》約 80 年，其中很多題目都僅抄自《出三藏記集》。因此我們僅可確認以下經典題目是新增添進去的：

共有 5 部經典題目中包含有「(大)方等」(= [*mahā*]-*vaitulya*)：《方等首楞嚴經》(二卷；57b7；支謙 223 年譯)；《大方等無相經》，又稱《方等大雲經》，又稱《大雲密藏經》(四，五或六卷；77a19, 84b2, 109c26；= T. 12, no. 387。曇無讖 [Dharmakṣema] 426 年譯《大方等無想經》)；《佛藏大方等經》(一卷；94a3；道嚴譯於宋代〔420~479 年〕；佚失)；《大方等修多羅王經》(一卷；111b18；菩提流支 [Bodhiruci] 譯於 535 年)；《大方等日藏經》(十五卷；102c10；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āśa] 譯於 585 年)

以下 2 部經典題目包含「大方廣」(= *mahā-vaipulya*)：《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一卷；112c4；無名氏譯於三秦時代〔前秦、後秦、西秦，

約 351~431 年] ; T. 17, no. 821) 和《大方廣寶篋經》(三卷; 91b4 ; 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於 443 年; T. 14, no. 462) 。

以下 5 部經典題目包含「大乘」(= *mahāyāna*) : 《大乘瓔珞莊嚴經》, 又稱《樂瓔珞莊嚴方便經》(一卷; 94a14 ; 曇摩耶舍 [Dharmayaśa , 從事翻譯年代約 405 年~] 譯; T. 14, no. 566) ; 《大乘寶雲經》(八卷; 88b26 ; 曼陀羅仙 [*Maṇḍalasena] 及僧伽婆羅 [*Saṅghabhara?] 譯於梁代 [502~557 年] ; *Ratnamegha-sūtra* ; T.16, no. 659) ; 《大乘頂王經》(一卷; 98c17 ; 月婆首那 [*Upasūnya] 譯於 538~541 年; T. 14, no. 478) ; 《大乘同性經》(二或四卷; 100b13, 110b6 ; 闍那耶舍 [*Jinayaśa 或 *Jñānayaśa] 譯於 570 年; T. 16, no. 673) ; 《大乘方廣總持經》(一卷; 102c2, 112a16 ; 毘尼多流支 [Vinītaruci] 譯於 582 年; T. 9, no. 275 ; 見上 [3]) 。

還有兩部真偽難辨的經, 它們的題目中皆包含 “*mahāyāna*” : 《摩訶衍優波提舍經》(五卷; 60a28 ; **Mahāyāna-upadeśa* ; 佚失) ; 《大乘蓮華馬頭羅剎經》(一卷; 113c7 ; **Mahāyāna-Padmāsṅgrīvarakṣa-sūtra* ; 佚失) 。

綜上, 在這部編纂於約 597 年的《歷代三寶紀》中, 除《出三藏記集》列舉的經題以外, 共有 5 部 (*mahā*)-*vaitulya* 經、2 部 *mahā*-*vaipulya* 經、7 部 *mahāyāna* 經, 另包括 2 部不明的經。

我們可重新認識到, *vaitulya* 經典在那個時代仍舊如日中天, 而 *mahāyāna* 經典在 6 世紀逐步走向繁榮。

(8.4) 唐宋時代 *vaitulya* 經典的消失及 *mahāyāna* 經典的繁榮

正如我們上面所見, 從不同目錄中的經典題目來看, 很多經典已

佚失，以下現存經典題目中包含「*vevulla，方等 (*vaitulya*) / 大方等 (*mahāvaitulya*)」：

- No. 350. 遺曰 (←日) 摩尼寶經 支婁迦讖譯於 179 年；見上 (1)
- No. 356.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 又稱 遺曰 (←日) 寶積三昧文殊師利問法身經 支婁迦讖譯？；見上 (2)
- No. 348. {大乘} 方等要慧經 又稱 方等慧經，誤將其歸於安世高；大約為支謙或竺法護，或與他們同年代的人翻譯；見上 (8.2)
- No. 274. 濟諸方等學經 竺法護譯 (約 233~311 年)；見上 (3)
- No. 378. 方等般泥洹經 竺法護譯
- No. 477. 大方等頂王經 竺法護譯
- No. 1339. 大方等陀羅尼經 法眾譯於 397~418 年之間
- No. 666. 大方等如來藏經 佛陀跋陀羅 (Buddhabhadra) 譯於 420 年
- No. 387. 大方等無想經 曇無讖 (Dharmakṣema) 譯於 426 年
- No. 575. 大方等修多羅王經 菩提流支 (Bodhiruci) 譯於 535 年
- No. 992. 大方等大雲經請雨品 闍那耶舍 (*Jinayaśa 或 *Jñānayaśa) 譯於北周 (557~581 年)
- No. 397-14：日藏分 又稱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 譯於 585 年
- No. 397-15：月藏分 又稱 大方等大集月藏經 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 譯於 585 年
- No. 397. 大方等大集經：前半部多為曇無讖 (Dharmakṣema) 於 414~426 年之間的翻譯，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 於 585 年翻譯了後半部。僧就 586 年將二者編輯為一部經典。
- No. 416. 大方等大集經賢護分 闍那崛多 (Jñānagupta) 譯於 594/595 年
- No. 310-36. 善住意天子會 又稱 大方等住意天子所問經 達摩笈多 (Dharmagupta) 譯於隋代，約 605~616 年之間 (大業)
- No. 415.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 達摩笈多 (Dharmagupta)

譯於 605~616 年之間

由此，自 2 至 7 世紀初共有 17 部 **vevulla* / *vaitulya* / *mahāvaitulya* 經典。需要注意的是，最初使用 **vevulla* 和 *vaitulya*，但以後僅使用 *mahāvaitulya*。此類型的最後一部經典譯於 7 世紀初，之後便銷聲匿跡了。

以下現存經典題目中包含「方廣 (*vaipulya*) / 大方廣 (*mahāvai-pulya*)」：

- No. 1489. 清淨毘尼方廣經 鳩摩羅什譯於 5 世紀初
No. 278. 大方廣佛華嚴經 佛馱跋陀羅 (Buddhabhadra) 譯於 420 年
No. 821.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 無名氏約譯於三秦時代 (351~431 年)
No. 311. 大方廣三戒經 曇無讖 (Dharmakṣema) 譯於北涼時代 (401~439 年)
No. 410. 大方廣十輪經 無名氏約譯於北涼時代 (401~439 年)
No. 353.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 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於宋代 (420~479 年)
No. 462. 大方廣寶篋經 求那跋陀羅 (Guṇabhadra) 譯於 443 年
No. 308.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吉迦夜 (*Kīṃkārya?) 譯 (從事翻譯年代約 472~ 年)
No. 275. 大乘方廣總持經 毘尼多流支 (Vinītaruci) 譯於 582 年
No. 187. 方廣大莊嚴經 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 年) 譯
No. 295.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 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 年) 譯
No. 836. 大方廣師子吼經 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 年) 譯於 680 年
No. 1181. 大方廣菩薩藏經中文殊師利根本一字陀羅尼經 寶思惟 (*Maṇicinta[na]?) 譯於 702 年

- No. 279. 大方廣佛華嚴經 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 從事翻譯年代 695~710 年) 譯
- No. 298.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 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 從事翻譯年代 695~710 年) 譯
- No. 301. 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 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 從事翻譯年代 695~710 年) 譯
- No. 304. 大方廣入如來智德不思議經 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 從事翻譯年代 695~710 年) 譯
- No. 300. 大方廣華嚴經不思議佛境界分 提雲般若 (Devaprajñā [或 Devendra-prajñā], 從事翻譯年代 689~741 年?) 譯
- No. 306. 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 提雲般若 (Devaprajñā [或 Devendra-prajñā], 從事翻譯年代 689~741 年?) 譯
- No. 667. 大方廣如來藏經 不空 (Amoghavajra, 705~774 年) 譯
- No. 1019.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 不空 (Amoghavajra, 從事翻譯年代 705~774 年) 譯
- No. 1101. 大方廣曼殊室利經 不空 (Amoghavajra) 譯
- No. 1215. 大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闍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儀軌品 無名氏或不空 (Amoghavajra) 譯
- No. 1216. 大方廣曼殊室利童真菩薩華嚴本教讚闍曼德迦忿怒王真言阿毘遮嚕迦儀軌品 無名氏或不空 (Amoghavajra) 譯
- No. 293. 大方廣佛華嚴經 般若 (Prajñā, 從事翻譯年代約 800~年) 譯
- No. 1191. 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天息災 (從事翻譯年代 980~1000 年) 譯
- No. 299. 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 法天, 又名法賢 (從事翻譯年代 973~1001/1002 年) 譯
- No. 346. 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 施護 (Dānapāla, ~1017/1018 年) 譯
- No. 844. 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 施護 (Dānapāla, ~1017/

1018 年) 譯

No. 438. 佛說大乘大方廣佛冠經 法護 (Dharmapāla, 963~1058/59 年) 譯

由此，自 5 至 11 世紀共有 30 部 *vaipulya* / *mahāvaipulya* 經典。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題目多用於密教經典，也多用於華嚴部經典。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mahā*)*vaitulya* 在 7 世紀逐漸消失，而 (*mahā*)*vaipulya* 不僅沒有消失，卻反而愈加繁榮——30 部 (*mahā*)*vaipulya* 經典中有 21 部是在 7 世紀以後問世的。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見，很多經典用 (*mahā*)*vaipulya* 代替了 (*mahā*)*vaitulya*。

以下現存經典題目中包含 *mahāyāna*：

No. 348. {大乘} 方等要慧經 又稱 方等慧經，被誤認為安世高譯，但很可能是支謙或竺法護或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翻譯的；筆者推測，題目中的「大乘」是後人增添的（見 [8.2]）。

No. 351. 摩訶衍寶嚴經 無名氏譯於晉代（265~420 年）；約譯於 5 世紀初。

No. 566. 大乘瓔珞莊嚴經 又稱 樂瓔珞莊嚴方便經 曇摩耶舍 (Dharmayaśa, 從事翻譯年代約 405~ 年) 譯

No. 310-38. 大乘方便會 又稱 大乘方便經 竺難提 (Nandi, 從事翻譯年代約 419~ 年) 譯

No. 158. 大乘悲分陀利經 無名氏約譯於秦代（351~431 年）

No. 310-9. 十法經 又稱 大乘十法會 佛陀扇多 (Buddhaśānta) 譯於 539 年

No. 478. 大乘頂王經 月婆首那 (*Upaśūnya) 譯於 538~541 年之間

No. 659. 大乘寶雲經 曼陀羅仙 (*Maṇḍalasena) 和僧伽婆羅 (*Saṅghabhara?) 譯於梁代（502~557 年）

No. 314. 佛說大乘十法經 僧伽婆羅 (*Saṅghabhara?) 譯於梁代

(502~557年)

- No. 673. 大乘同性經 闍那耶舍 (*Jinayaśa 或 *Jñānayaśa) 譯於 570 年
- No. 275. 大乘方廣總持經 毘尼多流支 (Vinītaruci) 譯於 582 年
- No. 397-14. 日藏分 又稱 大乘大方等日藏經 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 譯於 585 年
- No. 411.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 玄奘 (602~664 年) 譯
- No. 347. 大乘顯識經 ; No. 661. 大乘百福相經 ; No. 662. 大乘百福莊嚴相經 ; No. 674. 證契大乘經 ; No. 681. 大乘密嚴經 ; No. 772. 大乘四法經 ; No. 829. 大乘離文字普光明藏經 ; No. 830. 大乘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 皆為地婆訶羅 (Divākara, 614~688 年) 譯
- No. 467. 大乘伽耶山頂經 ; No. 568. 有德女所問大乘經 ; No. 1130.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 菩提流志 (Bodhiruci) 約譯於 693 年
- No. 672. 大乘入楞伽經 ; No. 774. 大乘四法經 實叉難陀 (Śikṣānanda, 從事翻譯年代約 695~710 年)
- No. 577. 大乘流轉諸有經 義淨 (635~713 年) 譯
- No. 694. 大乘造像功德經 提雲般若 (Devaprajña, Devendraprajña ; 從事翻譯年代約 689 ? ~741 ? 年)
- No. 682. 大乘密嚴經 ; No. 710.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葶喻經 ; No. 1177A. 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 ; No. 1215. 大乘方廣曼殊室利菩薩華嚴本教闍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儀軌品 ; No. 1253. 大吉祥天女十二契一百八名無垢大乘經 不空 (Amoghavajra, 705~774 年) 譯
- No. 159.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 No. 261.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 般若 (Prajña, 從事翻譯年代約 800~ 年) 譯
- No. 936 大乘無量壽經 又稱 無量壽宗要經 法成 (8 世紀 ~9 世紀前半葉) 譯
- No. 363. 大乘無量壽莊嚴經 ; No. 472. 大乘善見變化文殊師利問法

- 經；No. 473. 妙吉祥菩薩所問大乘法螺經；No. 939. 大乘觀想曼拏羅淨諸惡趣經；No. 1050. 大乘莊嚴寶王經；No. 1168A. 大乘八大曼拏羅經 天息災（從事翻譯年代約 980~1000 年）譯
- No. 333. 大乘日子王所問經；No. 937. 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No. 1128. 最上大乘金剛大教寶王經；No. 1164. 大乘聖吉祥持世陀羅尼經 法天，又名法賢（從事翻譯年代約 973~1001/1002 年）譯
- No. 316. 大乘菩薩藏正法經；No. 321. 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No. 331. 無畏授所問大乘經；No. 437. 大乘寶月童子問法經；No. 711.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No. 843. 大乘不思議神通境界經；No. 1497. 大乘戒經 施護（Dānapāla，~1017/1018 年）譯
- No. 652. 大乘隨轉宣說諸法經 紹德（從事翻譯年代約 11 世紀前半葉）譯
- No. 312. 如來不思議祕密大乘經；No. 316. 大乘菩薩藏正法經；No. 359. 大乘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No. 438. 大乘大方廣佛冠經 法護（Dharmapāla，963~1058/1059 年）譯
- No. 543. 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No. 634. 大乘智印經 智吉祥（Jñānaśrī，從事翻譯年代約 1053~ 年）譯

如上，自 5 世紀至 11 世紀共有 61 部 *mahāyāna*- 經典。我們應該注意，很多 *mahāyāna*- 經典的出現始於 6 世紀後。不僅如此，在此引用經典譯者中很多人，如闍那耶舍（*Jinayaśa 或 *Jñānayaśa）、闍那崛多（Jñānagupta）、地婆訶羅（Divākara）、實叉難陀（Śikṣānanda）、提雲般若（Devaprajñā 或 Devendraprajñā）、不空（Amoghavajra）、般若（Prajñā）、天息災、法天以及施護（Dānapāla）等，既翻譯了 *mahā-vaipulya* 經典，也翻譯了 *mahāyāna*- 經典。因此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包含有「大方廣」及「大乘」的經題並存過。

以下表格顯示了這三種題目分別在每一世紀出現的頻度：

	<i>*vevulla</i> <i>vaitulya</i> <i>mahāvaitulya</i>	<i>vaipulya</i> <i>mahāvaipulya</i>	<i>mahāyāna</i>
2 nd century	2 <i>*vevulla</i>		
3 rd ~4 th	4		
5 th	3	8	4
6 th	6	1	9
7 th	2 (~616年)	3	12
8 th		13	9
9 th		1	3
10 th ~11 th		5	24

從上表格我們可看出，較古老的 (*mahā*)*vaitulya* 僅使用至 7 世紀初，而較新的題目 (*mahā*)*vaipulya* 在 7 世紀初以後也一直盛行，*mahāyāna* 則使用範圍更廣更頻繁。

(9) *vaitulya* 的詞源及詞義

儘管會有很多解釋⁵⁵，但巴利語 *vedalla*, *vetulla*, *vetulya*、佛教梵語 *vaitulya*, *vaipulya*, *vaidalya* 以及古于闐語 *vittūlya* 的詞源及詞義依然不明⁵⁶。

⁵⁵ 例如 Burnouf 1852: 754；荻原 1938：406-412；Bailey 1955: 20；前田 1964：389f.；Norman 1978 = Norman CP II 44f.；Norman 1983: 16, 注 8；Karashima 1992: 278（對 63b-5 的注釋）；von Hinüber 1994: 134f. = 2009: 172f.；Anālayo 2012: 61, 注 54；Skilling 2013: 84ff.（詳盡引用了更多的參考文獻）。許多學者對 *vedalla* 詞源進行了推測，如：*veda + lla* (= *lya*)（佛音 [Buddhaghosa], Kaccāyana）；*veda + lla*-suffix（荻原）；*vedalla* < *vaidalya* < *vi-√dal*（Burnouf）；*vedalla* < *veda-ariya*（PTSD）；*vedalla* < *vaidārya* < *vi-√tṛ*（Jayawickrama 1962: 102, 注 31.9）。

⁵⁶ Norman (CP II 44) 寫道：“*Vaitulya* and *Vaipulya* must be back-formations from Prakrit **ve(y)ulla*, and **vevulla*, which are presumably merely variants of the same word with *-y/-v-* glide consonant alternation. There is no way of telling

前田惠學曾以巴利語和漢語佛典為依據，徹底地研究了歷來對於 *vedalla* 和 *vaipulya* 的解釋 (1964: 390-428⁵⁷)，他將這些解釋分為三組：(1) 覺音 (Buddhaghosa, 5世紀) 的解釋，我們將在下面看到；(2) 《大毗婆沙論》、《成實論》、《入大乘論》將 *vaipulya* 解釋為極其詳盡的經典；(3) 大乘文獻，如《大智度論》、《涅槃經》將 *vaipulya* 定位為大乘經典。前田的結論是，覺音的解釋比後二者古老。筆者贊同他的觀點。

覺音是這樣解釋 *vedalla* 的：「提問，重複到達智慧及歡喜的經，例如 *Cūlavedalla*, *Mahāvedalla*, *Sammādiṭṭhi*, *Sakkapañha*, *Saṅkhāra-bhājanīya*, 和 *Mahāpuṇṇama Sutta* 等是 *vedalla*⁵⁸。」這一段意思大約是這

which, if either, of the forms with *-t-* or *-p-* is historically correct.” von Hinüber (1994: 134f. = 2009: 172f.)也寫道：“Der Sinn des letzten Wortes (9) *vedalla*- bleibt ganz dunkel. Im Anschluß an Sp 29,1 denkt Aggavaṃsa an eine Verbindung mit *veda-*. Unmöglich ist diese Analyse als *veda-lla-* nicht, da *-lla-*-Suffixe durchaus zur ältesten Sprache des Buddhismus zählen. Wenn die Sanskrit-Entsprechung *vaipulya-*, die in Mppś V (p. 2301) nur durch den Hinweis auf die Aussprache des Wortes und auf die Titel einiger *vaipulya-sūtras* erklärt wird, auf dasselbe Wort wie *vedalla-* zurückgeht, müßte **veyalla-* zugrundeliegen. Für die Aufhellung der Bedeutung des Wortes ist das wenig hilfreich.”

⁵⁷ 英文摘要見前田 1964 : (31)-(32)。

⁵⁸ 參照 Jayawickrama 1962: 26. Sp 28.27ff. *Cūlavedalla-Mahāvedalla-Sammādiṭṭhi-Sakkapañha-Saṅkhāra-bhājanīya-Mahāpuṇṇamasuttādayo sabbe pi vedam ca tuṭṭhim ca laddhā laddhāpucchitasuttanta vedallan ti veditabbam*. 應注意的是，*Cūlavedalla* (MN, no. 44)及*Mahāvedalla* (MN, no. 43)與其對應的漢譯題目完全不同，二者分別為《法樂比丘尼經》(**Dharmadinnāsūtra*, MĀ, no. 210)和《大拘絺羅經》(**Mahākauṣṭhila-sūtra*, MĀ, no. 211)，*Cūlavedalla*和*Mahāvedalla*很可能是被重新命名的結果 (參照前田 1964 : 396ff.; Anālayo 2011: 268-286; Chung / Fukita 2011: 176f.; Anālayo 2012: 60f.; Schmithausen 2014: 97, 注389; 本庄 2014 : 74, 657, 889)。我們將在下面看到，*Cūlavedalla*和*Mahāvedalla*可能分別義為「較

樣：A提了一個問題，B作了回答；A對B的回答非常滿意，於是又提了一個問題，B再次作了回答⁵⁹。前田論證，作為*vedalla*類的例子，覺音提到的經典具有以下共同特徵：

- (1) 由弟子們之間或由佛與弟子或由佛與帝釋天之間的問題構成，地位低的提問，地位高的回答。
- (2) 引用的幾例中出現了 *veyyākaraṇa*（「解釋」）這一表達，顯示出它是 *veyyākaraṇa* 的變型。
- (3) *sādh'ayye*（或 *bhante* 等）(B) *ti kho* A（主格）B（屬格）*bhāsitaṃ abhinanditvā anumoditvā* B（賓格）*uttariṃ pañhaṃ apucchi*（「A對B的回答大喜、隨喜，說『很好！尊者B』，之後對B提出另一個問題」）。如此問答反復出現，這就是 *vedalla* 和 *veyyākaraṇa* 區別於其他類型的最典型的特徵。
- (4) 提問的內容多種多樣，但都與佛教的主要教義有關。

前田得出結論是，按照覺音的解釋，我們可以將 *vedalla* 定義為這樣一種經典：它由對於佛教主要教義重複的問與答構成，一個位置較低的人提問，一個位置較高的人，如佛或佛的大弟子回答⁶⁰。按照覺音的觀點，此類經典比較少見，而下列經典就屬於此類：

Suttanipāta III. 6 *Sabhiyasutta* = *Mahāvastu* III 389-401 = 《佛本行集經》

T. 3, no. 190, 833a1-837c20

Āṅguttara-nikāya II 177-179 = 《中阿含經》，no. 172 (T. 1, no. 26, 709a-

c) = 《意經》，T. 1, no. 82

Majjhima-nikāya, no. 112 *Cabbisodhanasutta* = 《中阿含經》，no. 187 也是此類中的一種。

小的，不規則的（經）」和「較大的，不規則的（經）」。

⁵⁹ 參照 Wogihara 1938: 408f.；前田 1964：391；Ui 1965: 161。

⁶⁰ 前田 1964：395f.。

巴利經典中，除作為九類經典中的一種名稱以外，*vedalla* 一詞極少出現，因此便增加了確定其詞源和詞義的難度。唯一的例外是 *vedalla-kathā*，該詞出現在以下有關佛教有可能在未來遭遇的危險的描述之中：*Āṅuttara-nikāya* III 107.1-7⁶¹：

比丘們！未來將有比丘們在身體、品德、思想及智慧上無發展。隨著他們用問答的形式談論阿毘達摩，他們便即使墮入黑暗的法，也不能意識到這一狀況。因此，比丘們！通過「法」的墮落產生戒律的墮落；通過戒律墮落產生「法」的墮落。這是未來第三個危險，即使迄今為止尚未發生，但未來也將會發生。你們必須意識到，並嘗試避免這一情形的發生。

前田 1964：416f. 和 Skilling 2013: 87f. 業已就此描述作了研究。筆者贊同後者的主張。Skilling 認為這一描述“could refer to delusions arising from unprincipled speculations about Abhidhamma or Vedalla – a warning against, or a reaction to, excessive ontological or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s or currents of thought or practice that we would eventually know as Mahāyāna.”。在此 *vedalla* 一詞顯然用於貶義⁶²。在 *Āṅuttara-nikāya* 中，緊接上引描述之後，便是關於以下危險的描述：*AN* III 107.14-22⁶³：

⁶¹ *puna ca param bhikkhave bhavissanti bhikkhū anāgatam addhānaṃ abhāvitakāyā abhāvitasīlā abhāvitacittā abhāvitapaññā. te abhāvitakāyā samānā abhāvitasīlā abhāvitacittā abhāvitapaññā abhidhammakathaṃ vedallakathaṃ kathentā kaṇhadhammaṃ okkamamānā na bujjhissanti. iti kho bhikkhave dhammasandosā vinayasandoso, vinayasandosā dhammasandoso. idaṃ bhikkhave tatiyaṃ anāgatabhayaṃ etarahi asamuppannaṃ āyatim samuppajjissati. taṃ vo paṭibujhitabbaṃ, paṭibujhitvā ca tassa pahānāya vāyamitabbaṃ.*

⁶² 參照 Th-a III 85.8-11，這裡引用這些句子用以解釋 *dummati*（「愚昧的，無知的」）。

⁶³ *ye te suttantā tathāgatabhāsītā gambhīrā gambhīratthā lokuttarā*

如果有人朗誦如來講述的、深奧的、擁有深奧內容的、超越世間且與空性連接在一起的經典，他們便不想聽，不想傾聽，不想主動理解；他們不認為應學習且了知這些教法。但如果有人吟誦詩人創作的、有詩歌形式的、有著華麗的詞藻的、外人創作的、（不是佛而是）弟子們講述的經典，他們就會想聽，傾聽，主動理解；他們認為應學習且了知這些教法。

「詩人創作的詩歌」(*kavikatā kāveyyā*)，「美麗的詞藻」(*cittakkarā cittavyañjanā*) 是固定表達，用以侮辱大乘文本⁶⁴。此外大乘經典中，也有為數不少佛大弟子們說教的經典。

在*Dīpavaṃsa*、*Mahāvāṃsa*和*Kathāvatthu-aṭṭhakathā*中使用了*vetulla* /*vetulya-vāda*、*-vādin*和*vetullaka*，譴責無畏山寺派(*Abhayagirivāsin*)

suññatāppaṭisaṃyuttā, tesu bhaññamānesu na sussusissanti, na sotam odahissanti, na aññācittam upaṭṭhapessanti, na ca te dhamme uggahetabbam pariyāpuṇitabbam maññissanti. ye pana te suttantā kavikatā kāveyyā cittakkarā cittavyañjanā bāhirakā sāvakabhāsītā, tesu bhaññamānesu sussusissanti, sotam odahissanti, aññācittam upaṭṭhapessanti, te ca dhamme uggahetabbam pariyāpuṇitabbam maññissanti. 參照SN II 267.6-18 = AN I 72.25-73.23 = T. 2, no. 99(1258), 345b12-19 (感謝五島清隆先生指出); Scherrer-Schaub 2007: 760, 注7。

⁶⁴ 參照 AsP(V) 163.29 = AsP(R) 328.16 = AsP(W) 674.25. *yad etat tvayēdānīm śrutum naitad buddhavaṇṇaṃ kavikṛtaṃ kāvyam etat. yat punar idam ahaṃ bhāṣe etad buddhabhāṣitaṃ etad buddhavaṇṇam* (「你們剛才聽到的，不是佛的說法，而是一個詩人的創作。我對你們所講的是佛之教誨，這才是佛的說法。」); RP 28.15. *kavitāni haiva svamatāni pāpamataiḥ kutīrthkamataiś ca* (「[大乘的教法是]一個心地惡毒的人和那些像異端教師般思考的人創造、想像的」); KN 272.10. *tīrthikā vat' ime bhikṣū svāni kāvyāni deśayuh* (「顯然，這些僧人是異教徒！他們講述自己的創作！」; 參照 Karashima 2001a: 163)。同樣參照 MacQueen 1981, 1982; Scherrer-Schaub 2007: 760f.。

從印度引入了非正統的教義——即很有可能是大乘佛教⁶⁵。另外，在覺音(Buddhaghosa)寫的*Samantapāsādikā*和*Sāratthappakāsinī*中，*vedalla-piṭaka*或*vetulla-piṭaka*（「vetulla-vādin的經藏」）被看作異教(*a-buddhavacana*)⁶⁶。

由此可見，*vedalla-kathā* 中的 *vedalla* 以及 *vetulla/vetulya* 都用於貶義⁶⁷。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見，**vevulla* 及「方等」(*vaitulya*)自2世紀開始出現於漢譯之中，而「方廣」(*vaipulya*)則始現於5世紀之後。另一方面，*vaidalya* 僅出現在無著(Asaṅga，約395~470年)《大乘阿毗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⁶⁸中⁶⁹，即，該論引用一個叫做

⁶⁵ 直至 Vohārikatissa 王時代(214~236年)，無畏山寺派(Abhayagirivāsin)和其敵對大寺派(Mahāvihāravāsin)都得到了王室支持，Vohārikatissa 王後來則禁止宣揚 *Vetulya* 教義。參照 Dīp 22.43-45, Mhv 36.41, 111f.; Adikaram 1946: 90f.; Lamotte 1976: 202, 590 = 1988: 184, 534; Mori 1999: 12ff.。儘管如此，至少直至11世紀，受到大乘影響的無畏山寺派依舊保持了繁盛；參照 Adikaram 1946: 91-95。

⁶⁶ 參照 Sp 742.31. *Vedaḷha-piṭaka* (sic; read *Vedalla-p*°; 參照 Sp 232.9); Spk 202.1. *Vetulla-piṭaka* (v.l. *Vedalla-p*°); Sv 566.33. *Vedalla-p*°; 參照 Adikaram 1946: 98; Collins 1990: 112; von Hinüber 1996: 202。

⁶⁷ 參照 Skilling 2013: 88。

⁶⁸ 但有人質疑，作者是否是無著。參照 Bayer 2010: 37。

⁶⁹ *Jinaputra 對無著《大乘阿毗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的注釋(*Bhāṣya*)中言及了 *vaidalya* 這詞：Abhidh-sam-bh 96.3 (§ 118). “*vaipulyam vaidalyam vaitulyam*” *ity ete mahāyānasya paryāyāḥ*. 漢譯《大乘阿毗達磨集論》讀作如下：「何等方廣？謂菩薩藏相應言說。如名方廣(*vaipulya*)，亦名廣破(*vaidalya*)，亦名無比(*vaitulya*)。為何義故名為方廣？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所依處故。宣說廣大甚深法故。為何義故名為廣破(*vaidalya*)？以能廣破一切障故。為何義故名為無比？無有諸法能比類故。」(T. 31, no. 1605, 686b16-20). Pradhan 將玄奘漢譯翻譯為梵文如下：
: Abhidh-sam 79.1-5. *vaipulyam katamat? bodhisattvapiṭakasamprayuktam*

Sarvavaidalyasamgraha-nāma-mahāyānasūtra* 的經，而 *vaidalya* 這一詞形很可能是巴利語 *vedalla* 過度梵語化 (hypersanskritism) 的結果。此外還出現在 *Mahāvvyutpatti* (《翻譯名義大集》) 1385 *Sarvavaidalyasamgrahaḥ* 這一題目之中。Skilling 2013: 90 還指出：在《佛藏經》(Buddhapiṭaka*) 藏譯(8世紀初)中，作為形容這部經的詞彙，**mahāyānavaidalyasūtra* 與 **sūtrāntapracicaya*, *buddhapiṭaka* 及 *duḥśīlanigraha* 等一起出現。但是，鳩摩羅什漢譯(5世紀初)中卻恰好缺少這個詞：「此經名為佛藏(*buddhapiṭaka*)，亦名發起精進(*ārabdhavīrya*)，亦名

bhāṣitam. yad ucyate vaipulyam tad vaidalyam apy ucyate vaitulyam apy ucyate. kimartham vaipulyam ucyate? sarvasattvānām hitasukhādhiṣṭhānataḥ udāragambhīradharmadeśanātaś ca. kimartham ucyate vaidalyam? sarvāvaraṇavidalanataḥ. kimartham ucyate vaitulyam? upamānadharmānām tulanābhāvataḥ. 參照 T. 31, no. 1606, 743c21ff.; Abhidh-sam(E), III 610-611。世親(Vasubandhu)《釋軌論》(*Iyākhyāyukti*) 中有類似文字：Lee 2001a: 160-161, esp. 161.12-21. *ji ltar na ming du chags pas she na | theg pa chen po de nyid la shin tu rgyas pa'i sde zhes bya ba'i ming 'di chags so || mtshungs pa med pa'i sde zhes kyang bya ste | mtshungs pa dang bral ba'i phyir ro || sde pa gzhan dag las ni "rnam par 'joms pa'i gtsug phud kyi sde" dang | "rnam par 'joms pa chen po'i sde" ste | de ni bag chags dang bcas pa'i nyon mongs pa rnam par 'joms pa'i phyir ro || yang 'dir | rgyas pa'i phyir na shin tu rgyas pa'i sde || mtshungs bral de phyir mtshungs med sde yang yin || lta ba thams cad rnam par 'joms pa'i phyir || rnam par 'joms pa'i sder yang shes par bya |* 「〔大乘〕被怎樣稱呼？大乘被稱作 *vaipulya*，也被稱作 *vaitulya*，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夠與之相比。其他部派稱之為 '**vaidalyacūḍa*'[?] 或 '**mahāvaidalya*'[?]，因為它打破各種煩惱和熏習。〔一偈〕說：因其廣大，故為 *vaipulya*。因無任何事物能與之相比，故為 *vaitulya*。因其打敗所有異端教義，故人應知其為 *vaidalya*。」；參照 Lee 2001b71-73；也參看眾賢(Saṃghabhadra; 活躍於公元5世紀)的《阿毘達磨順正理論》(*Nyāyānusāra*): T. 29, no. 1562, 595a22-26。言方廣(*vaipulya*)者，謂以正理廣辯諸法。以一切法性相眾多，非廣言詞不能辯故。亦名廣破(*vaidalya*)。由此廣言能破極堅無智闇故。或名無比(*vaitulya*)。由此廣言理趣幽博餘無比故。有說此廣辯大菩提資糧。(≡ T. 29, no. 1563, 892a2-6)。

降伏破戒 (*duḥśīlanigraha*)，亦名選擇諸法 (*dharmavicaya?*)。」(T. 15, no. 653, 803b17f.)。因此，*vaidalya* 不僅出現較晚，而且罕見。

有一部龍樹 (2~3 世紀) 著《廣破論》(**Vaidalyaprakaraṇa*)，現僅有藏譯，但其題目中的 *vaidalya* 與我們探討的問題毫無關連⁷⁰。

較早的 **vevulla* / **veulla*、*vaitulya* 及古于闐語 *vittūlya* 都表明，*vaitulya* 才是最早的形式，*vaipulya* 和 *vaidalya* 都是其派生的形式。

筆者認為，這些不同形式的詞源可能是 **vedulla*，它是一個與 *vaitulya* (> *vetulla* >⁷¹ **vedulla*⁷²) 相應的中期印度語形式，而 *vaitulya* 可能義為「不」(*vi*)「相同」(*tulya*)，即「不平常的，不規則的」。由提問和回答構成的經典中，問答並非全部發生在佛與另一個人之間，反而是在兩個弟子之間的問題更多。從這一意義來說，因為罕見，所以

⁷⁰ 《楞伽經》(*Laṅkāvatārasūtra*) 的問世晚於龍樹 150 年，其中寫道：「如來滅度後 未來當有人 大慧汝諦聽 有人持我法 於南大國中 (梵文本讀作 *dakṣiṇāpathaVedalyāṃ* 『在南方吠陀利』) 有大德比丘 名龍樹菩薩 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法 大乘無上法 證得歡喜地 往生安樂國」(T. 16, no. 671, 569a22-27 = Lāv 286, 第 10〈偈頌品〉，第 164~166 頌)。*Vedalī* (吠陀利) 可能是從龍樹的著作 **Vaidalyaprakaraṇa* (《廣破論》) 創造出的假地名。由此筆者要指出，巴利語 *Vepulla* (圍繞在王舍城五座山峰中最高一座山峰的名字) 在《十地經》(*Daśabhūmikasūtra*, Daśa-bh[K] 201.8) 中被梵語化為 *Vaipulya* (參照 BHSD, s.v.)，*Vaidalya* (參照 BHSD, s.v.) 或 *Vaidūrya*。

⁷¹ 關於古代雅利安語 *-t-* 變為巴利語 *-d-*，參照 Geiger § 38.3. *udāhu* = Skt. *utāho*; *niyyādeti*, *paṭiyādeti* = Skt. *yātayati*; *pasada* = Skt. *prṣata*; *saṃghādisesa* = *saṃgha* + *atiśeṣa*; Lüders 1954 § 96. *uppāda* = Skt. *utpāta*, § 98. *ruda* = *ruta*; von Hinüber 2001: § 189 *surada* = Skt. *surata*; 同 § 177。

⁷² 荻原推測 (1938: 411)，「為頭離」(T. 25, no. 1509, 246c27; EH. γjwei dou ljei > MC. jwe dāu lje) 是 **vedulla* 的音譯，但其最初的形式可能是 **vedulya* 或 **vaidulya*。Lamotte 錯誤地認為是 *vaipulya* (Mppś III 1622)。

這些經被貼上了 *vedulla 的標籤。*vedulla 後來在巴利語傳承中轉化為 vedalla，大約是聯想到 vidala（「分裂；分離」）而創造出的形式，而 vedalla 的詞義也恰好與這些「不尋常」的經的題目相符。另一方面，在印度西北部 *vedulla 可能變為了犍陀羅語 *veulla，從這一形式造出了 *vevulla⁷³，其中的 v 是連聲子音。很久以後，中期印度語經典約自 3 世紀開始梵語化，一些知曉 *vedulla 或 *veulla 原義的人將它們梵語化為 vaitulya。之後約於 4 世紀——漢譯「方廣」始現於 5 世紀——來自犍陀羅語 *veulla 或 *vevulla 的新詞 vaipulya 問世了。

*vedulla (“unusual, irregular”) ⇒ Pā. vedalla ————— ⇒ vaidalya (4/5 世紀 ~ ?)
 ↘ > Gāndhārī *veulla > *vevulla (1 世紀 ?) > vaipulya (3/4 世紀 ~ ?)⁷⁴
 ↘ ⇒ vaitulya (2 世紀 ~)
 ↘ Pā. vetulla, vetulya (3 世紀 ~)

在創作題目包含有 *vevulla、vaitulya 的新經典時，創作者們也許沒有認為二者有貶義，反而認為它們具有如「無與倫比的」等褒義，正如我們在《大乘阿毗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 中看到對該詞「為何叫做 vaitulya？因為它是無與倫比的」的定義⁷⁵一樣。新造詞 vaipulya 具有更多的褒義，如「完全的發展，豐富，豐裕」等。由此，

⁷³ 關於從 *vedulla（通過 *veulla）到 *vevulla 的變化，參照辛嶋 1994：19，§ 2.3.7。布和 (pwo- γwâ; *Pova) = Skt, Pā. Potana, Pā. Pota; Pkt. Poyana；同 § 2.3.8。鳴婆提 (?wo bwâ diei; *Ovade) = Skt. Avadāta, Pā. Odāta; Skt. Jeta > Kho. Jīva; Skt. udāra > Kho. uvāra; Skt. lokadhātu > Kho. lovadāva。

⁷⁴ 參照 Gā. vehulla（寫作 vehula）< *veulla < *vevulla < vaipulya; Nasim Khan 81.12: /// aṇatara[ha]ṇae。vurdhie vehulae。aṣamoṣae (= Skt. *anantaradhānāya vṛddhaye vaipulyāya asaṃmoṣāya)。

⁷⁵ 世親《釋軌論》(Vyākhyāyukti) 內容相同：「大乘……也被稱作 vaitulya，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夠與之相比。」參照注 69。

vaitulya 和 *vaipulya* 在新創經典中用作褒義，而這些經典後來被稱做「大乘經」。創作者們也許認為他們創作的經典非常獨特，因為無論其內容還是形式都在傳統經典中不曾有過。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許多 (*mahā*)*vaitulya* 經典都是由佛與弟子或弟子間的問答構成的——不僅是 *paripṛcchā*（「……所問經」）類經典，《八千頌般若》（*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和《法華經》中也包含許多問答⁷⁶。這一特徵也證實了上面介紹的覺音對 *vedalla-* 經典的定義。

如上所見，題目包含 *vaitulya* 的許多經典後來被重新命名為 *vaipulya* 或 *mahāyāna*。今天梵文本和藏譯中大多數 *mahāyāna* 經典的題目都是如此，它們是後人重新命名的結果。如上所述，將「大乘」作為題目的漢譯經典始現大約於公元 400 年——上面 (7) 已見，鳩摩羅什也在 406 年將 (*mahā*)*vaitulya* 譯為「大乘經」，這也許說明在 4 世紀印度北部和／或西北部才剛開始使用「大乘 (*mahāyāna*)」作為這些經典的題目。從這樣的關係來看，《大智度論》中的如下描述很值得參考。

《大智度論》中關於十二分教中的 *vaipulya* 類是這樣解釋的：「廣經者 (*vaipulya*) 名摩訶衍，所謂《般若波羅蜜經》、《六波羅蜜經》、《華手（←首）經》、《法華經》、《佛本起因緣經》、《雲經》、《法雲經》、《大雲經》如是等無量阿僧祇諸經，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說『毘佛略』（呂夜反）」⁷⁷。寫《大智度論》這一部分的大約不是印度創作

⁷⁶ 《般若波羅蜜經》（*Prajñāpāramitā*）由數百佛與須菩提、佛與因陀羅、須菩提與舍利弗等之間的問答構成。在《法華經·序品》，佛自始至終都在三昧中。三昧中佛顯示了奇跡。彌勒對這些奇跡感到驚奇萬分，問文殊是甚麼意思，文殊作了回答。

⁷⁷ T. 25, no. 1509, 308a4-8。《釋軌論》（*Vyākhyāyukti*）第二章裡，世親還堅持，佛十二分教中的「方廣」（*vaipulya*）所指就是大乘。參照 Lee 2001a: 159-161; 2001b: 69-73。

者，而是鳩摩羅什自己⁷⁸。值得注意的是，到了鳩摩羅什時代，人們認為 *vaitulya*- 和 *vaipulya*- 經典都是大乘經典。

筆者認為，早期創作者們將他們創作的所謂「大乘」經典命名為 **vevulla* / *vaitulya* / *vaipulya*（參照巴利文 *vedalla*, *vetulla*, *vetulya*，佛教梵文 *vaidalya*），只在後來這些題目才被替換為 *mahāyānasūtra*。也有一些大乘經典從未有「大乘」的題目，如《般若經》(*Prajñāpāramitā*) 類的經典。

(10) 誰創作了 *vaitulya* 經典？——大眾部及 *vaitulya/vaipulya/mahāyāna* 經典

正如題名，《大方等大集經》(**Mahāvaitulya-Mahāsannipāta*；前半部多為曇無讖於 414~426 年之間的翻譯，那連提耶舍於 585 年翻譯了後半部。僧就 586 年將二者編輯為一部經典) 是一部 *vaitulya* 經典的集成。在該《大方等大集經》中「大乘」共出現了 198 次，並受到極力讚頌。其中也有一些顯然是 *vaitulya* 兼 *mahāyāna* 的經典被稱為「大乘經」⁷⁹。

《大方等大集經》說，「若誹謗方等經，其罪相當於五逆罪」⁸⁰，可見當時有人反對方等經，認為這些經典宣揚的不是佛的教誨。

⁷⁸ 參照 Hikata 1958: LVf.。筆者懷疑該經典是《中論》(*Madhyamakāśāstra*) 作者創作的。詳見本論文 (11.1)。

⁷⁹ 例如，No. 397-14：日藏分，又稱《大乘大方等日藏經》，及 No. 394-16。須彌藏分，又稱《大乘大集經須彌藏分》（參照 T. 55, no. 2154, 543c14, 681b24, 702b17），二部皆為那連提耶舍 (Narendrayaśa) 585 年譯。也參照 T. 13, no. 397, 64c17。何況取是大乘經典一品二品；212c13。是大乘經不從他聞而能分別。

⁸⁰ T. 13, no. 397, 59a14。見有誹謗方等經者不與同止；218c5。惟除五逆謗方等經毀告聖人；220a24f。除五逆罪謗方等經毀告聖人犯四重禁；243c11。若有衆生造作五逆謗方等經；也參照同 219a5, 220b1。

《大方等大集經》的第十部經是曇無讖譯《虛空目分》，其中有一些顯示方等經和大眾部關係的句子，意義十分重大。現列舉如下：

憍陳如！我涅槃後，有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書寫、讀誦，顛倒解義，顛倒宣說。以倒解說，覆隱法藏。以覆 (*√gup*) 法故，名曇摩耄多 (*Dharmaguptaka*)。

憍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讀誦、書寫。而復讀誦、書、說外典，受有三世及以內外。破壞外道，善解論義，說一切性悉得受戒。凡所問難悉 (*sarva*) 能答 (*√vad*) 對，是故名為薩婆帝婆 (*Sarvāstivādin*)。

憍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書寫讀誦。說無有我 (*ātman* 或 *pudgala*) 及以受者，轉諸煩惱，猶如死屍。是故名為迦葉毘部 (*Kāśyapīya*)。

憍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讀誦書寫，不作地相、水、火、風相、虛空、識相，是故名為彌沙塞部 (*Mahīśāsaka*)。

憍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讀誦書寫，皆說有我 (*ātman* 或 *pudgala*)，不說空相，猶如小兒 (*putra*)。是故名為婆嗟富羅 (*Vātsīputrīya*)。

憍陳如！我涅槃後，我諸弟子受持如來十二部經，讀誦書寫，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為摩訶僧祇 (*Mahāsāṃghika*)。⁸¹

由此可見，與大眾部有關的描寫出現在最後，而且使用的是非常肯定的文字；而對其他部派則是很否定的描寫。因此我們可以推論，這部方等

⁸¹ T. 13, no. 397, 159a14-b2. 這一段在後來漢譯中被不斷反復引用。如 T. 50, no. 2059 (高僧傳), 403a22ff.; T. 54, no. 2131 (翻譯名義集), 1113a29ff.; T. 55, no. 2145 (出三藏記集), 20a22f., b23f., c23f., 21a12f., b3f. 等。

經典的創作者屬於大眾部。

已有學者指出，大眾部與《般若經》、《法華經》、《三昧王經》(*Samādhirājasūtra*)、《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 mahāsūtra*)和《十地經》(*Daśabhūmikāsūtra*)有著密切的關係⁸²。如上所見，其中《般若經》和《法華經》在《大智度論》中被列為方廣(*vaipulya*)經典。《法華經》中稱自己是 *vaitulya* / *vaipulya*。《大方等大集經》的後半部譯者那連提耶舍於 557 年翻譯了《三昧王經》，漢譯題目為《月燈三昧經》，也稱《大方等大集月燈經》(**Mahāvaitulya-Mahāsannipāta-Candradīpa-sūtra*)，因此該經是方等(*vaitulya*)經典之一。

《八千頌般若》、《法華經》和《三昧王經》都明確地對補特伽羅(*pudgala*)的概念以及過去、現在、未來所有法的存在進行了批判。根據多種不同文獻，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都譴責諸佛的同時存在⁸³、佛以

⁸² 關於大眾部與《八千頌般若》(*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的緊密關係，參照梶山 1976 : 103f. = 2012: 85f.; Conze 1978: 1f.; Sander 2000: 100; 渡辺 1995 : 46f., 165f., 170f.; 渡辺 2009 : 20f.; Guang Xing 2005: 65-66; 西村 2006 ; Skilling 2013b; Karashima 2012: III, 560-561 = 2014: 85-86; 關於大眾部與《法華經》的關係，參照岩井 2014 : 34-39; 關於大眾部與《三昧王經》(*Samādhirājasūtra*)的關係，參照 Skilling 2013a; 關於大眾部與《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ṇa mahāsūtra*)的關係，參照下田 1997 : 254-256, 290, 381, 386-387, Hodge 2006。久野 1930 : 64, 70f., 130f.; 還有一些其他學者推測《十地經》(*Daśabhūmikāsūtra*)基於《大事》(*Mahāvastu*)(Mvu I 63-193)中的〈十地經〉(*Daśabhūmika*)。觀誓 (Avalokitavrata, 活躍於約 700 年)在他的《般若燈論註》(*Prajñāpradīpa-ṭīkā*)中說：「……大乘包含在大眾部三藏中的《大事》(*Mahāvastu*)中，因為《大事》包含大乘特有的內容，例如《十地經》、『波羅蜜』(*pāramitā*)。……」(引自 Skilling 2013b: 202)。

⁸³ 參照 Bureau 1955: 60f. (16), 238 (201)。

一音演說法⁸⁴、以及用神通力虛構出的化佛講法⁸⁵，而這些則都是大眾部肯定的。事實上，《論事》(*Kathāvatthu*)的注釋把肯定化佛說法的人們稱做 *Vetulyaka* / *Vetullaka*⁸⁶。諸佛同時存在、佛以一音演說法⁸⁷、以及化佛說法是大乘經典的共通特徵⁸⁸。由此也可推論，大乘經典與上座部及有部水火不相容，大乘經典是從大眾部產生的。

法顯曾在巴特利普特那 (*Pāṭaliputra*) 的天王精舍 (*Devarāja*) 裡抄寫了一部大眾部律典寫本即《摩訶僧祇律》。他寫道，大乘僧人居住在天王精舍裡。這一事實證明了大眾部與大乘間的密切關係。如法顯所寫，該律典從祇園精舍 (*Jetavana*) 被拿到巴特利普特那，目的就是為了在那裡重建僧團。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當時在該寺院的大乘僧人屬於大眾

⁸⁴ 以下偈頌出現在大眾部說出世部譬喻文獻《大事》(*Mahāvastu*) 中：Mvu I 171.12-15 「十力（即佛）的甜美的聲音瀰漫在整個集會。聚集在集會上的人們，即使來自那由他世界，也都能聽懂（這一聲音）。雖然（佛）說唯一語言，但這話語在各處都流通了，即使在斯基泰人、希臘人、中國人、*Ramaṭha* 人、波斯人、*Darada* 人等野蠻人的集會中也（流通）。」參照 Bareau 1955: 58(4), 145(55)。相關詳細探討可參照石上 2011: 119-125。

⁸⁵ 參照 Kv 560f。

⁸⁶ 見 Kv-a(M) 171.24. *Vetulyaka*; Kv-a(J) 173.2. *Vetullaka*。

⁸⁷ 例如：Vkn 1.10, v. 10. *ekāṃ ca vācam bhagavān pramuñcase nānārutam ca pariṣad vijānati | yathāsvakaṃ cārtha vijānate jano jinasya āveṇika-buddhalakṣaṇam* ||; Samādh(D) I 198.7-10. *ekasvarā tu tava lokahitā nānādhimukti svaru niṣcarati | ekaiku manyi mama bhāṣi jino [brūhi smitaṃ ta kṛ]tu kasya kṛte* || (≡ Prasp 368.2f.); 參照石上 2011: 111-141 (文中引用了更多例子)。

⁸⁸ 例如《大智度論》：「摩訶衍甚多無量無限，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萬偈；諸龍王、阿修羅王、諸天宮中，有千億萬偈等。所以者何？此諸天、龍、神壽命長久，識念力強故。今此世人，壽命短促，識念力薄，《小般若波羅蜜品》尚不能讀，何況多者！諸餘大菩薩所知般若波羅蜜，無量無限。何以故？佛非但一身所說，無量世中或變化作無數身，是故所說無量。」(T. 25, no. 1509, 756a29-b6)。

部，上述天王精舍僧院既是大眾部僧院，也是大乘僧院⁸⁹；另一值得注目的是，法顯從一個該僧院的在家信徒手裡得到了一部《方等般泥洹經》(*Vaitulya-parinirvāṇa-sūtra*)，即大乘《大涅槃經》的寫本⁹⁰。

玄暢(416~484年)的訶黎跋摩(Harivarman, 約250~350年,《成實論》作者)傳中有「時有僧祇部僧住巴連弗邑,並遵奉大乘。云是五部(*pañca nikāyāḥ*)之本」⁹¹,這一描述也證明了在巴連弗邑(即,巴特利普特那)大眾部與大乘佛教的緊密關係。

(11) 大乘佛教與中觀派、瑜伽行派及說一切有部

(11.1) 引用大乘經典的經典

令筆者吃驚的是,整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6~29卷中的阿毗達磨部分共有3644頁,但卻絲毫沒有提到《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或任何一個大乘經典名稱。這說明說一切有部和法藏部的阿毗達磨師⁹²非常有可能沒有讀(或不敢引用)大乘經典——當然,很久以後說一切有部的論者也開始引用大乘經典。

另一方面,引用了大乘經典的作者似乎是大眾部僧人或至少與大眾部有關的部派僧人。

⁸⁹ T. 22, no. 1425, 548a29-b25; T. 51, no. 2085, 864b16-23; 參照 Abhis III 567-574。

⁹⁰ T. 51, no. 2085, 864b27; T. 55, no. 2145, 60b2-11; 參照 Abhis III 570-572。

⁹¹ T. 55, no. 2145, 79a12f. 時有僧祇部僧住巴連弗邑,並遵奉大乘。云是五部之本。

⁹² Breau (1950) 及水野弘元(1966 = 1996: 319-340) 推測,《舍利弗阿毘曇論》(**Śāriputrābhidharma*) 是一部法藏部經典。筆者將該經典與同一部派漢譯《長阿含經》(T. 1, no. 1) 中的《十上經》進行過對比,結果也與他們的推論一致(參照辛嶋 2000: 5, 157-215)。

已經有人指出了大眾部的一個分支東山部 (Pūrvaśailas) 和龍樹 (Nāgārjuna) 的關係⁹³。出於以下理由筆者認為龍樹屬於大眾部：

(1) 龍樹曾活躍於案達羅 (Andhaka/Āndhraka) 地域，而在這一地域大眾部的一個分支案達派十分繁榮⁹⁴。在以龍樹命名的龍樹岡 (Nāgārjunakoṇḍa) 發現了 14 個碑文，其中 11 個碑文可追溯至 3 世紀，屬於西山住部 (Aparaśaila)、東山住部 (Pūrvaśaila) 和多聞部 (Bahuśrutīya)，而它們都是大眾部的分支。此外還有 1 個化地部 (Mahīśāsaka) 碑文、2 個分別說部 (Vibhajyavādin) 碑文⁹⁵。這說明了當時大眾部派及其分支在那裡的繁榮。

(2) 支婁迦讖（從事翻譯於 170~190 年）把 **Lokānuvartanā-sūtra* 譯為漢語，題為《內藏百寶經》(T. 17, no. 807)，藏譯稱其為大乘經典⁹⁶。已有學者指出⁹⁷，該經典一部分與《大事》一部分非常一致 (Mvu I 167.15~170.10)，而《大事》是 大眾部另一支派大眾部說出世間部 (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 的律典。因此創作了 **Lokānuvartanā-sūtra* 的人很可能屬於大眾部或其某個分支。Harrison 曾指出，龍樹 *Niraupamyastava* 的第 19 和 20 偈即以此經典為基礎⁹⁸。由此我們可以推

⁹³ 參照 Walser 2005: 88: “... Nāgārjuna probably lived in a Pūrvaśailya, Aparaśailya, or Caityaka monastery during the time he wrote the Ratnāvalī.” Mitrikeski 2009 也闡明了龍樹和大東山部的關係。也參照 Mabbett 1998。

⁹⁴ 參照塚本 1980: 461-462。

⁹⁵ 參照塚本 1980: 500-502; IBInsc I 313-352。

⁹⁶ Tib(Pk) 866, Tib(D) 200. 'phags pa 'Jig rten gyi rjes su 'thun par 'jug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 'i mdo (*ārya-Lokānuvartanā nāma mahāyānasūtra).

⁹⁷ 高原 1969; 靜谷 1974: 282-283, 315-318; Harrison 1982, 1995; 下田 1997: 254-256; Guang Xing 2006; Mitrikeski 2009: 155-157。

⁹⁸ Tucci 1932: 318, 第 19-20 偈。參照 Harrison 1982: 224; Mitrikeski 2009: 156-157。

斷，龍樹熟知該部派的經典。

「龍樹」著《經集論》(*Sūtrasamuccaya*)中有很多來自不同大乘經典的引用⁹⁹，但今天很多人懷疑它是否是龍樹的著作¹⁰⁰。在龍樹著《大智度論》中也多有《般若經》及其他多種大乘經典的引用¹⁰¹，其中《法華經》竟被引用了多達 22 次！但這一論書是否真的出自《中論》作者的龍樹之手，令人感到懷疑¹⁰²。《大智度論》顯然以說一切有部傳統為基礎¹⁰³，因此筆者贊同 Étienne Lamotte 的推論，即《大智度論》完成於 4 世紀初，作者是一個屬於說一切有部的北印度僧人，之後改宗為大乘佛教（正如世親，我們將在後面言及）¹⁰⁴。但如業已指出那樣¹⁰⁵，相當一部分是譯者鳩摩羅什或其弟子增補進去的。

在《淨明句論》(*Prasannapadā*)、《入中論》(*Madhyamakāvātāra*)及《七十空性論》(*Śūnyatāsaptatīvr̥tti*)中，著者月稱 (Candrakīrti，約 570~650 年或約 560~640 年) 引用了許多大乘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三昧王經》、《十地經》、《寶積經》、《楞伽經》

⁹⁹ 參照 Pāsādika 1989; 一島 1990: 16(271)-24(263)。

¹⁰⁰ 一島 2000: 289; Harrison 2007。

¹⁰¹ 參照 Mppś III, pp. XXXII-XXXVII。

¹⁰² 除《寶行王正論》(*Ratnāvalī*)外，龍樹幾乎不使用「大乘」(*mahāyāna*)。參照 Warder 1973; Fronsdal 1998: 96, 注 7。因《寶行王正論》中多出現「大乘」(*mahāyāna*)的文字，所以有些學者對其作者是否是龍樹表示懷疑 (Fronsdal 如上)，但 Walser 堅信龍樹就是作者；參照 Walser 2005: 271ff。

¹⁰³ 參照 Mppś III, pp. XVII-XVIII。

¹⁰⁴ 參照 Mppś III, pp. V-L, 尤其是 pp. XIV, L。印順 (1990) 推測該經典是大眾部龍樹創作的，而加藤純章 (1996) 則堅持 Mppś 是鳩摩羅什的作品。筆者對此兩種看法都不贊同。也參照武田 2005: 105-107, 178-198。

¹⁰⁵ Hikata 1958: LII-LXXV。

等¹⁰⁶，他的著作中還引用了上述《內藏百寶經》(*Lokānuvartanā-sūtra*)中的偈¹⁰⁷。不僅如此，他在《入中論》中引用了同樣的偈頌，並稱之為「東山住部——也是大眾部一支——之偈」(MAv 134.1)，同時在其《淨明句論》中引用了同樣的偈，稱其來自《阿含經》(Prasp 548.5. *āgamasūtreṣu*)。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了唯識學派、毗婆沙師部和經量部，三者似乎都與說一切有部及正量部有關¹⁰⁸。從以上事實來看，我們可推論，月稱屬於大眾部派。

寂天(Śāntideva, 約 685~763 年¹⁰⁹)也在他的《學處集要》(*Śikṣā-samuccaya*)中引用了多部大乘經典，如《般若經》、《法華經》等¹¹⁰。不僅如此，據說他崇拜文殊菩薩¹¹¹。在《大乘集菩薩學論》中引用了一部律典(*Bhikṣuprakīrṇaka*)，但沒有說明他屬於哪個部派(Śikṣ 154.17)，而引用的句子與大眾部說出世間部律典中的一致¹¹²。很可能是寂天認為沒有必要提及部派名稱，因為他自己就是該部派的比丘。另一方面，每當寂天引用說一切有部律典時，他總是提及其部派名稱，即“*Sarvāstivādin*”、“*Sarvāstivādaka*”。由此我們可推論，寂天是大眾部或大眾部一個分支部派的僧人¹¹³。

吉祥燃燈智(Dīpaṅkaraśrījñāna, 又以阿底峽名著稱; 982~1054 年)，出生在孟加拉東南超越城，28 歲時皈依大眾部，後入藏西 Gugé

¹⁰⁶ 參照 Prasp 625-629; MAv(tr.J) 6-7; Śsv(tr.G) 286-301。

¹⁰⁷ 參照 Harrison 1982: 225-227; 下田 1997: 254-255; Śsv(tr.G) 41, 130, 注 268。

¹⁰⁸ 參照 YŚV(tr.F) 224, 注 407。

¹⁰⁹ Bca(tr) viii.

¹¹⁰ Śikṣ 367-371.

¹¹¹ Bca(tr) viii, 191.

¹¹² 石田 1993: 2。

¹¹³ 榎本 2004: 674, 注 51。

傳法並在那裡圓寂。在《菩提道燈論》(*Mahāsūtrasamuccaya*)中他引用了多達 83 種經典，包括許多大乘經典¹¹⁴。

綜上，龍樹、月稱、寂天及吉祥燃燈智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了大乘經典，他們自身很可能就是大眾部僧人。

(11.2) 世親 (*Vasubandhu*) —— 一個說一切有部的「落伍者」

世親(約 350~430 年或 400~480 年)是說一切有部的僧人，據說曾於說一切有部出家，研學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論，並作《阿毗達磨俱舍論》——說一切有部部派教義的概略，以及其注釋《阿毗達磨俱舍論釋》，但之後在其兄無著影響下改宗為大乘佛教，對幾部大乘經典寫下了注釋。

一個傳統的說一切有部僧人 *Dīpakāra* (約 450~550 ? 年) 寫了《阿毗達磨燈論》(*Abhidharmadīpa*)，其構成仿照世親《俱舍論》。在《阿毗達磨燈論》中，他嚴厲批判了 *Vaitulika* 和世親。

說一切有部的人認為有三世，也有三種有恆常物，分別論者 (*Vibhajyavādin*) 及譬喻師 (*Dārṣāntika*) 則認為僅有現世。不合邏輯的說空者 (*ayoga-sūnyatāvādin*) *Vaitulika* 認為「一切皆不存在」。補特伽羅論者 (*Pudgalavādin*) 認為補特伽羅 (*pudgala*) 也確實存在。……只有論證及阿含經一致的說一切有部的人才是正確的。譬喻師、*Vaitulika*、補特伽羅論者是不依據論證及阿含經的邪教論者。(Abhidh-d 257.4-258.8)

¹¹⁴ 根據望月的研究 (2013: 729f.)，在 *Mahāsūtrasamuccaya* 中有 273 處引用了 83 部不同經典，而在《學處集要》(*Śikṣāsamuccaya*) 中有 360 處引用了 88 部不同經典。這些引用的文字並不重複，因此阿底峽 (*Atiśa*) 並非引用了當時已經存在的《學處集要》。

Vaitulika 誤認為，因緣而生的事物並不存在，因為（沒有）自性。他們也誤認為：「因為沒有自性，所以一切法是無我，如旋火輪。」(Abhidh-d 276.5-11)

（像世親主張的那樣，）如果世尊用三昧力，自在地造出過沒有的、擁有意識及感官的眾生（的話）；或（如果世尊）用他以往（所做）的業（力）及瑜伽力把以前沒有延長過的壽命延長的話，那麼，佛·世尊和那羅延那（*Nārāyaṇa* 即「毗濕奴」）沒有區別，因為能化作過往沒有的眾生。還有（世親主張：）他（即世尊）因為慈悲而不涅槃，（這樣就會）排除他教法混亂的危險。但應無視這些主張，因為這位大德（即世親）試圖引導（人們）走向 *Vaitulika* 的論書 (*śāstra*)。(Abhidh-d 101.3-8¹¹⁵)

被批判為「不合邏輯的說空者 (*sūnyatāvādin*)」的 *Vaitulika* 所主張的不是別的，就是《般若經》、《法華經》、《三昧王經》、《大涅槃經》所說的內容。因此非常明瞭，所謂大乘經典從根本上就是與傳統說一切有部對立的。

不僅如此，世親本來是說一切有部專攻阿毗達磨的僧人，後來改宗為大乘佛教，因此在《阿毗達磨燈論》中被蔑稱為「一個從說一切有部落伍的 *vaitulika*」(*Sarvāstivāda-vibhraṣṭi-vaitulika*)¹¹⁶。

¹¹⁵ *yadi bhagavān samādhībalena svecchayā ('pūrvam sattvaṃ savijñānakam sendriyam utpādayet, svātmano vā jīvitam anākṣiptam prākkarmabhir yogabalenākṣipet, tato buddho bhagavān Nārāyaṇīkṛtaḥ syāt apūrvasattva-nirmāṇāt. sa ca kāruṇikatvān n' eva pariṇirvāyāt, śāsana{ṃ}sambheda-samdehāṃś ca cchindyāt. tasmād Vaitulikaśāstrapraveśadvāram ārabdham tena bhadantenēty adhyupekṣyam etat.* 參照Jaini 1958a: 550f. = 2001: 196; 三友 2007: 397。

¹¹⁶ Abhidh-d 282.1. *Sarvāstivāda-vibhraṣṭir vaituliko*; 參照Jaini 1958: 52f. =

如果大乘佛教確起源於說一切有部，那麼《阿毗達磨燈論》就不會如此嚴厲譴責 *vaitulika* 或世親。大乘佛教源於與說一切有部敵對的大眾部，因此必然與說一切有部對立，因此世親必須是「改宗」為大乘佛教，他的行為才被認為是從說一切有部「落伍」。

(11.3) 說一切有部沒有接受大乘佛教

以下事實也證實了說一切有部最初沒有接受大乘佛教。

(1) 在絲綢之路北路，如克孜爾、庫車、吐魯番等地發現了多達一萬餘個梵文斷片，這些斷片現保存在柏林、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北京等地，其中律典斷片中除幾片例外以外，有一千多片是說一切有部或所謂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典斷片。這反映了在塔里木盆地北部邊緣一帶說一切有部派佔據主導地位的歷史事實。除這些律典斷片外，還有成千上萬的經典、阿波陀那以及阿毗達磨，其中大部分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與這些大量（根本）說一切有部文獻斷片相比，大乘經典斷片僅有一百多個，多數用南突厥斯坦婆羅謎文字 (South Turkestan Brāhmī) 書寫，約來自和田¹¹⁷。如果大乘佛教源於說一切有部，或說一切有部接受了大乘佛教，那麼這一帶應該發現更多大乘佛典寫本斷片¹¹⁸。這說明

2001: 187f.; 三友2007: 208, 615。根據三友2007: 615, 注215, 寫本讀作“*vāda-vibhraṣṭi-vaituliko*”。

¹¹⁷ 參照 BLSF II 29f.; Wille 2014, 2014a; Hartmann / Wille 2014, 2014a。感謝 Klaus Wille 提供的這一信息。

¹¹⁸ 如果將在絲綢之路北部發現的寫本和在巴米揚、阿富汗發現的佛教寫本及斷片進行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二者特點截然不同。中國僧人玄奘記錄了那裡大眾部說出世部寺院的存在。20年前出土於巴米揚，現為挪威斯柯延 (Schøyen) 搜集品的斷簡中包含有大量大乘經典和大眾部律典，其中一部分是用佉盧文字體書寫的犍陀羅語經典，寫於 2~4 世紀；其他部分是用婆羅謎文字書寫的梵文經典，寫於 2~8 世紀。書寫大乘經典和大眾部律典使用同樣字體，表明大乘佛教與大眾部關係十分密切。參照 Braarvig 2014。

在部派佛教周邊地域，說一切有部很久以後都沒有接受大乘佛教——眾所周知，周邊地域比中心地域更為保守。

(2) 不僅如此，上述地域如克孜爾、柏孜克里克壁畫主題有關於過去佛、釋迦牟尼佛和未來佛彌勒佛的，也有釋迦牟尼佛本生經故事。這裡既沒有我們在犍陀羅看到的多佛在一起的表現形式，也沒有如《法華經》或在吉爾吉特所描繪的兩個佛一起坐在佛塔旁的壁畫¹¹⁹。大眾部主張十方世界他方佛的存在¹²⁰，並認為佛為了教化眾生，可以顯現化佛 (*nirmānakāya*)。說一切有部及其他上座部派認為這些觀念主張是異端，而大乘經典中常出現十方世界他方佛和化佛教化眾生的描繪。絲綢之路北路沒有這類壁畫說明在那裡佔據主導地位的說一切有部沒有承認大乘佛教觀念，因為大乘佛教的主張源於他們的敵人——大眾部。

按照大眾部的教義，可以有十方世界他方佛，如阿彌陀佛、阿閼佛及藥師佛等，也可以崇拜這些佛。但這一觀念與說一切有部是完全對立的。另一方面，關於未來佛彌勒佛以及那些將要成為未來世佛的，雖不是同時的，但一個接一個（如賢劫中千佛出世），並不與說一切有部教義矛盾。由此筆者推測，在說一切有部佛教的追隨者中，對彌勒佛的崇拜及見他的願望尤為普遍，因為在其教義中不承認對阿彌陀等他方佛的崇拜（毋需言之，大眾部及大乘教徒可以並且的確崇拜未來和現世他方佛）。這也許可以解釋彌勒為何在絲綢之路北路及瑜伽行派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中如此受歡迎。世親及其兄長無著創立的瑜伽行派不是別的，而就是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思想和大乘思想融合的結果。無著據說在兜率天接受了彌勒菩薩的教化¹²¹——因此瑜伽行派的一些論書作者是一個

¹¹⁹ Hauptmann 2008: 353, 357.

¹²⁰ 進一步說明參看 Guang 2005: 57。

¹²¹ 例如 T. 50, no. 2049, 《婆蘇槃豆法師傳》，188c = Li / Dalia 2002: 40。

虛構的名字彌勒。此外我們也不應忘記，儘管這對兄弟改宗成為大乘佛教徒，但他們一生都是說一切有部僧人，因為他們於該部派出家，持戒律，在每兩週一次的布薩 (*Poṣadha*) 儀式上誦讀該部派的《戒本》 (*Prātimokṣasūtra*) ——在印度沒有一部大乘《戒本》，也沒有一個於大乘出家的僧人。現代學者常常對此產生誤解。也已有指出，在犍陀羅瑜伽行派的大師同時也是說一切有部僧人，如僧伽羅刹 (*Samgharakṣa*)、婆須蜜多 (*Vasumitra*) 等，他們希望輪回生在兜率天，為了見到彌勒菩薩，也為了最後自己也在彌勒菩薩之後成佛¹²²。

另一個從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轉向大乘思想的力證是鳩摩羅什 (350~409 年或 344~413 年；與世親同年代)。根據《出三藏記集》 (T. 55, no. 2145, 100b-c)，鳩摩羅什在喀什米爾研學說一切有部《阿含經》，在喀什葛爾學習說一切有部《增一阿含經》及阿毗達磨論書。回到庫車後，20 歲時受具足戒，師從來自喀什米爾的卑摩羅叉 (*Vimalākṣa*)，學習了說一切有部律藏。這一時期前後羅什見到了須立耶蘇摩 (*Sūryasoma*)，從他那裡學到了大乘佛教。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震撼，鳩摩羅什接著研學了《中論》和《百論》。他在庫車的新寺看到了一個《小品般若》寫本，但在讀它時，魔羅進來令文字消失了。得知這一切都是魔羅搗的鬼後，羅什堅持他的決心，於是魔羅離開，文字重又出現了。當羅什再次在雀梨大寺讀大乘經典時，突然一個聲音自空中傳來：「你是一個有智慧的人，為甚麼看這些東西？」羅什回答：「你一定是一個小魔羅。走開！我的意志如同大地一樣不可動搖。」羅什住在

¹²² 參照打本 2012。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任何一個說一切有部僧人渴望成為佛，那麼只有見到未來世佛彌勒佛，並從彌勒佛那裡得到成佛的記別，他的願望才能實現。因此該部派這一成為未來佛的概念與其教義並不矛盾，這一點與大眾部和大乘佛教部派不同。

那裡繼續廣泛閱讀大乘經典及《百論》，並掌握了其內容。羅什閱讀大乘經典時受到魔羅阻撓的傳說表明，羅什致力於大乘思想，因而在說一切有部佔主導地位的庫車受到了同為說一切有部的僧人的批判。

(11.4) 說一切有部及無畏山寺派接受大乘佛教

雖然當說一切有部僧人世親與鳩摩羅什從說一切有部阿毗達磨觀點轉向大乘思想時都受到了同部派人的批判，但自約 4 世紀以後，一定有越來越多這樣的說一切有部僧人，他們人留在說一切有部，但逐漸接受了大乘思想。義淨 (635~713) 曾是一個根本說一切有部僧人，自 673 至 684 年住在印度。在義淨生活的那個時代，所有佛教部派中都有大乘教徒。義淨如此寫道：

其四部之中¹²³，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NHJ 205c9-14)¹²⁴

就此，我們應注意吉爾吉特寫本的存在。1931 年在距吉爾吉特以西幾公里一個名為瑙波 (Naupur) 的小村莊發現了許多佛教梵語寫本，它們可能是一個 7 或 8 世紀某個小僧院藏書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了大量

¹²³ 按照義淨描述，在印度僅有四個主要部派 (*nikāya*)，即聖大眾部 (*Ārya-Mahāsāṃghika-nikāya*)、聖上座部 (*Ārya-Sthavira-nikāya*)、聖根本說一切有部 (*Ārya-Mūlasarvāstivāda-nikāya*)、聖正量部 (*Ārya-Saṃmitīya-nikāya*)。它們分別有七、三、四和四個分支，因此共有十八個部派。參照 NHJ 205a25-b4。

¹²⁴ 也參照法顯描述的有關秣菟羅狀況的文字：「阿毘曇師者供養阿毘曇，律師者供養律，年年一供養，各自有日，摩訶衍人則供養般若波羅蜜、文殊師利、觀世音等。」(T. 51, no. 2085, 859b25-28)。

大乘經典、根本說一切有部律藏及阿波陀那（儘管大乘經典寫本和根本說一切有部文獻寫本一起出土，但它們的字體各不相同¹²⁵）。這些寫本的發現說明那裡的（根本）說一切有部僧人也收集並可能閱讀了這些大乘經典。

不僅如此，在一個可追溯至 9 或 10 世紀於印度東部出土的碑文中我們可見這樣的文字：*deyadhammo yaṃ pravara-mahājāna-jāyinaḥ Śākya-bhikṣor āryamūlasarvāstivādaparsadā-Vaṅga-ṛiṣayika-sthavira-Dharmmamitrasya*（「這是曇摩密多〔奉獻的〕虔誠的禮物。曇摩密多是偉大的大乘的追隨者，來自梵迦 [Vaṅga]，是一個屬根本說一切有部長老〔比丘〕」）¹²⁶。

此外還有一個上座部部派接受了大乘佛教。玄奘《大唐西域記》（646 年）有關摩揭陀國、羯陵伽國、僧伽羅國、跋祿羯咄婆 (Bhārukaccha) 及蘇刺陀 (Surāṣṭra) 的描述中「大乘上座部」(*Mahāyāna-Sthaviravāda) 的文字出現了 5 次¹²⁷。《大唐西域記》中有：「僧伽羅國……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毘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邪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¹²⁸ 摩揭陀國大乘上座部摩訶菩提寺 (Mahābodhi) 是由錫蘭國王建造的；在羯陵伽國和跋祿羯咄婆國各有十餘個該部派的寺院，這兩處不僅在地理位置上與錫蘭接近，而且在文化

¹²⁵ 參照 von Hinüber 2014。

¹²⁶ Mitra 1998: 285.

¹²⁷ 分別見 T. 51, no. 2087, 918b14, 929a4, 934a15, 935c2, 936c16。

¹²⁸ T. 51, no. 2087, 934a14-18. 在古無畏山寺發現了 8 個 9 世紀花崗石石碑，可追溯至 9 世紀，上刻有大乘《諸佛心陀羅尼經》(*Sarvatathāgatādhiṣṭhāna-hṛdaya*)，證明 9 世紀在斯里蘭卡大乘佛教業已存在。參照 Schopen 1982 = 2005: 306-313。

上也與錫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蘇刺陀國位於印度西部，因與外國貿易往來而十分繁榮，有多達 50 多個該部派寺院，三千餘僧人。那裡的佛教可能受到錫蘭佛教部派影響。因此佐佐木現順和季羨林推測，「大乘上座部」就是上座部的一支——無畏山寺派。該部在 Vohārikatissa 王統治期間（公元 214~236 年）接受了大乘佛教，但卻因此受到了正統大寺派 (Mahāvihāravāsin) 的譴責。筆者贊同此推測¹²⁹。

這樣，源於大眾部的大乘佛教後來也為其他部派所接受。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大眾部僧人創作了新經典，這些新經典常常由提問和回答構成，以此譴責保守派對於佛教教義的解釋，並稱這些新經典為 *vedulla / vaitulya*，意味著它們作為佛之經典雖「不正規」但「無與倫比，蓋世無雙」。以後這一稱呼變為更加具有積極意義的稱呼，即 *vaipulya*（「完備，豐富，富足，充裕」）。很久以後這些新經典也開始被稱為 *mahāyāna-sūtra*（大乘經）。那些創造、背誦、抄寫、閱讀及宣揚這些新經典的人們最初並沒有自稱是「大乘教徒」，因為他們首先是大眾部僧人。因此，自然而然早期印度經典中沒有出現過「大乘」這樣的文字，絲毫不是 Schopen 認為的那樣，大乘佛教曾是一個「少數人的運動」¹³⁰。而事實則恰恰相反。從早期漢譯及近期發現的犍陀羅寫本我們可知，大乘佛教徒們創造出大量新經典，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乘經典及教義越發廣泛弘揚，許多其他部派也逐漸接受並吸收大乘思想，由此大乘兼說一切有部及大乘兼上座部出現了。此外，筆者還認為，由龍

¹²⁹ 佐佐木1964，1985：132-134；季1981 = 1998：52-73。也參照Bechert 1973: 13f。

¹³⁰ Schopen 2005: 268. 參照 Skilling 2013: 98-106。

樹創立的中觀派最初的背景大約是大眾部，而世親及無著創立的瑜伽行派的前身則可能是說一切有部¹³¹。

※ 本文為裘雲青女士翻譯。



¹³¹ 有趣的是，義淨對印度大乘佛教的真實情況描寫如下：「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NHJ. 205c14-16)。之後，中觀派和瑜伽派融合為一，寂護（725~788年）在此基礎上創建了瑜伽行中觀自續派 (*Yogācāra-Svatantrika-Mādhyamika*)。在中國中觀派被稱為「空宗」，而說一切有部和瑜伽行派=唯識派則被稱為「有宗」。後者清楚地顯示了瑜伽行=唯識派這一學派的起源，即（說一切）有部。

徵引文獻、縮寫和符號

Abhidh-d = *Abhidharmadīpa with Vibhāṣāprabhāvṛtti*, critically edi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Padmanabh S. Jaini, 2nd ed., Patna 1977: Kashi Prasad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4).

Abhidh-sam = *Abhidharma Samuccaya of Asanga*, critically edited and studied by Pralhad Pradhan, Santiniketan 1950: Visva-Bharati (Visva-Bharati Studies, 12).

Abhidh-sam(E) = *Abhidharmasamuccaya and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Bonzōkan Taikō (梵藏漢對校) E-text, 瑜伽行思想研究會編，日本，滋賀，三卷：<http://www.shiga-med.ac.jp/>。

Abhidh-sam-bh =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deciphered and edited by Nathmal Tatia, Patna 1976: Kashi Prasad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17).

Abhis = *Die Abhisamācārikā Dharmāḥ: Verhaltensregeln für buddhistische Mönche der 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herausgegeben, mit der chinesischen Parallelversion verglich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von Seishi Karashima, unter Mitwirkung von Oskar von Hinüber, Tokyo 2012: 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III), 三卷。

Adikaram, E. W.

1946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 or, "State of Buddhism in Ceylon as Revealed by the Pāli Commentaries of the 5th century A.D."*, Colombo: M.D. Gunasena.

AN = *Aṅguttara-Nikāya*, ed. R. Morris, E. Hardy, 5 vols., London 1885~1900: PTS; vol. 6 (Indexes, by M. Hunt and C.A.F. Rhys Davids), London 1910 (PTS).

Anālayo

-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2 vols.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3).
- 2012 *Madhyama-āgama Studies*,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shing Corp.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Research Series, 5).

Apple, James

- 2004 “Twenty Varieties of the Saṃgha: A Typology of Noble Beings (Āryā) in Indo-Tibetan Scholasticism (part II)”, 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32, 2/3: 211-279.
- 2014 “The Irreversible Bodhisattva (*avaivartika*) in the Lotus *sūtra* and *Avaivartika-cakrasūtr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no. 29: (59-81), 176-154.

ARIRIAB =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

AsP =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 AsP(V)

AsP(R) =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Rajendralala Mitra, Calcutta 1887~1888: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Bibliotheca Indica 110).

AsP(V) =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with Haribhadra's Commentary called Āloka*, ed. P.L. Vaidya,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1960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4).

AsP(W) = *Abhisamayālaṃkāra'ālokā Prajñāpāramitāvyākhyā: The Work of Haribhadra* (together with the text commented on, ed. U. Wogihara, 東京 1932 : 東洋文庫 ; 再版 : 東京 1973 : 山喜房佛書林) 中被引用的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八千頌般若) 經文

Bailey, Harold Walter

1955 “Buddhist Sanskrit”, in: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5): 13-24, with one plate.

1971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10).

Bureau, André

1950 “Les origines du Śāriputrābhidharmasāstra”, in: *Muséon* 43: 69-95.

1955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éhicule*, Saigon: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ayer, Achim

2010 *The Theory of Karman in the Abhidharmasamuccay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26).

Bca(tr) = *The Bodhicaryāvatāra: Śāntideva*,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Kate Crosby and Andrew Skilton;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by Paul Williams, Oxford 199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World’s Classics).

Bca-P =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Bodhicaryāvatārapañjikā, Prajñākaramati’s Commentary to the Bodhicaryāvatāra of Śāntideva*, Bibliotheca Indica, nos. 983, 1031, 1090, 1126, 1139, 1305 and 1399, Calcutta, 1901~14.

Bechert, Heinz

1973 “Notes on the Formation of Buddhist Sec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in: *German Scholars on India: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tudies*, vol. 1, edited by the Cultural Dept. of the Embass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aranasi 1973: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pp. 6-18.

本庄良文

2014 《俱舍論註ウパーイカーの研究：訳註篇》，兩冊，東京：大藏出版。

Bhk(I) = *Bhāvanākrama* 第一, in: Giuseppe Tucci, *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 II, Roma 1958: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Serie orientale Roma 9, 2), pp. 155-282; 再版: *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s one and two, Delhi et al. 1986: Motilal Banarsidass, pp. 465-592。

Bhk(II) = *Bhāvanākrama* 第二, Kiyotaka Goshima,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second Bhāvanākrama*, 日本, 守山 1983。

Bhk(III) = *Bhāvanākrama* 第三, in: Giuseppe Tucci, *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 III, *Third Bhāvanākrama*, Roma 1971: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Serie orientale Roma 43)。

BHS = Buddhist Sanskrit 佛教混合梵語：在 BHSD 中作為詞條出現的詞彙

BHSD = Franklin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 Yale University Press; 再版 Delhi, 1970: Motilal Banarsidass。

BLSF = *The British Library Sanskrit Fragments: Buddhis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editors-in-chief, Seishi Karashima and Klaus Wille, Tokyo, vol. I (2006), vol. II (2009): 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ongard-Levin, Gregory M. and M. I. Vorob'eva-Desjatovskaja

1985 *Pamjatniki Indijskoj Pis'mennosti iz Tsentral'noj Azii*, Vypusk 1, Moskva (Pamjatniki Pis'mennosti Vostoka LXXIII, 1; Bibliotheca Buddhica 33).

Braarvig, Jens

2014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in Harrison / Hartmann (eds.) 2014: 157-164.

Burnouf, Eugène

1852(²1925)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Traduit du sanskrit, accompagné d'un commentaire et de vingt et un mémoires relatifs au Bouddhisme*, tome 1. Traduction et notes; tome 2. Appendice (Mémoires annexes), Paris 1852: Imprimerie Nationale; Nouv. éd. avec une préface de Sylvain Lévi, Paris 1925: Adrien-Maisonneuve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Tome IX); 再版 1973。

Chung, Jin-Il and Takamichi Fukita

2011 *A Survey of the Sanskrit Fragm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Madhyamāgama: Including References to Sanskrit Parallels, Citations, Numerical Categories of Doctrinal Concepts, and Stock Phrases*,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Coblin, Weldon South

1983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1993 “BTD Revisited --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al Dialect”,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 (1993), Academia Sinica, 臺北, 頁 867-943。

Collins, Steven

1990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in: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5: 89-126.

Conze, Edward

1978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2nd ed., rev. and enl., Tokyo: The Reiyukai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Series Maior, I).

打本和音

- 2012 〈ガンダーラにおける「兜率天上の弥勒」への信仰について——『出三藏記集』『梁高僧伝』を中心に——〉，《密教図像》31：1-18。

Daśa-bh(K) = *Daśabhūmīśvaro nāma Mahāyānasūtra*, revised and edited by Ryūkō Kondō, Kyoto 1983: Rinsen Book Co. (Rinsen Buddhist Text Series II).

Dhk = Dharmakṣema 曇無讖（約 385~433 年；從事翻譯 412~433 年）
荻原雲來

- 1938 《荻原雲來文集》，荻原博士記念會編，東京 1938：荻原博士記念會；再版：東京 1972：山喜房佛書林。

Dīp = *The Dīpavaṃsa: An Ancient Buddhist Historical Recor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ermann Oldenberg, London and Edinburgh 1879: Williams and Norgate; 再版 Oxford 2000: PTS。

Dr = Dharmarakṣa 竺法護（約 233~311 年）

渡辺章悟

- 1995 《大般若と理趣分のすべて》，東京：溪水社。
2009 《金剛般若經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EH = 東漢（25~220 年）擬音，按照柯蔚南 (Coblin 1983) 的標記法來表示

Falk, Harry and Seishi Karashima

- 2012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 *parivarta* 1 (Text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 in: ARIRIAB 15: 19-61 + plates 5-7.
2013 “A first-century *Prajñāpāramitā* manuscript from Gandhāra – *parivarta* 5 (Text from the Split Collection 1)”, in: ARIRIAB 16: 97-169 + plates 52-53.

方一新, 高列過

- 2012 《東漢疑偽佛經的語言學考辨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Fronsdal, Egil

- 1998 *The Daw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Studies in a Religious Ideal of Ancient Indian Buddhists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Earliest Extant Perfection of Wisdom Sutra*, Diss. Stanford; Ann Arbor, Mich.: UMI.

Gā = Gāndhārī 犍陀羅語

岡野潔

- 1987 〈普曜經の研究（上）— Lalitavistara における新古の層の区分〉，《東北印度学宗教学会論集》14：93-108。
1988 〈普曜經の研究（中）— Lalitavistara における新古の層の区分〉，《東北印度学宗教学会論集》15：1-104。
1989 〈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部派〉，《宗教研究》279：181-182。
1990 〈普曜經の研究（下）〉，《文化》53，3/4：249-268。

高原信一

- 1969 〈Mahāvastu に見られる福德論〉，《福岡大学 35 周年記念論文集 人文編》，頁 117-41。

Geiger = *A Pāli Grammar* by Wilhelm Geig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Batakrihna Ghosh, revised and edited by K. R. Norman, Oxford 1994: PTS.

GH = 《故訓匯纂》，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編，北京：商務印書館。

Guang Xing 廣興

- 2005 *The Concept of the Buddha: Its Evolution from Early Buddhism to the Trikāya Theory*,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Critical Studies in Buddhism).
2006 “The *Lokānuvartana-sūtra* 佛說內藏百寶經：Taisho No. 807 (T17, 751b12-753c23),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Lokakṣema”, in: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vol. 4: 312-330。

H₆ = 戸田 1983 : 299-317 中拉丁轉寫的中亞寫本殘片的讀法。

Harrison, Paul

- 1982 “Sanskrit Fragments of a Lokottaravādin Tradition”, in: *Indological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 W. de Jo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L. A. Hercus et al., Canberra 1982, pp. 211-234.
- 1995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Buddha”, in: *Ōtani Gakuhō* 大谷學報 74.4 : 1-28。
- 2007 “On Authors and Authorities: Reflections on Sūtras and Śāstras in Mahāyāna Buddhism”, 《大乘仏教の起源と実態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最新の研究成果を踏まえて》，齋藤明編，東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頁 26-45。

Harrison, Paul and Jens-Uwe Hartmann (eds.)

- 2014 *From Birch Bark to Digital Data: Recent Advances in Buddhist Manuscript Research: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Indic Buddhist Manuscripts: the State of the Field, Stanford, June 15 - 19, 2009*, ed. by Paul Harrison and Jens-Uwe Hartman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nkschriften / Oe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460) (Beiträge zur Kultur- 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 80).

Hartmann, Jens-Uwe, Klaus Wille

- 2014 “The Central Asian Sanskri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 (Paris)”, in: Harrison / Hartmann (eds.), pp. 213-222.
- 2014a “Further Collections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Central Asia”, in: *do.* 247-255.

Hauptmann, Harald

- 2008 “Felsbildkunst am Oberen Indus”, in: *Gandhara: Das buddhistische Erbe Pakistans: Legenden, Klöster und Paradiese*, Mainz: Philipp von Zabern, pp. 352-357.

河野 訓

- 2006 《初期漢訳仏典の研究——竺法護を中心として——》，伊勢：皇學館大学出版部。

Hikata, Ryūshō 干瀉龍祥

- 1958 *Suvikrāntavikrāmi-Paripṛcch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Fukuoka 1958: Kyūsyū University; 再版：Kyoto 1983: Rinsen Book Co. (Rinsen Buddhist Text Series III)。

Hinüber, Oskar von

- 1994 “Die Neun Āngas – Ein früher Versuch zur Einteil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i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38: 121-135 = 2009: 159-173.
- 1996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Indian Philology and South Asian Studies 2).
- 2001 *Das ältere Mittelindisch im Überblick*, 2., erweiterte Auflage,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2009 *Kleine Schriften*, ed. Harry Falk and Walter Slaje, 2 vols., Wiesbaden 2009: Harrassowitz (Glasenapp-Stiftung 47).
- 2014 “The Gilgit Manuscripts: An Ancient Buddhist Library in Modern Research”, in: Harrison / Hartmann 2014: 79-135.

Hodge, Stephan

- 2006 “On the Eschatology of the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and Related Matters”, Lecture held at University of London, SOAS, Spring 2006. <http://www.nirvanasutra.net/historicalbackground2.htm>

戸田宏文

- 1974 〈西域出土梵文法華經研究覚書之（五）〉，《徳島大学教養部倫理学科紀要》9：21-74。
- 1983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Tokushima ¹1981, ²1983: Kyoiku Shuppan Center.

IBInsc = 塚本啓祥《インド仏教碑銘の研究》, part I, Text, Notes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 part II, Indices, Maps and Illustrations; part III, Inscriptions in Northern Areas, Pakistan, 京都 1996~2003: 平樂寺書店。

IBK =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東京

JĀA = *Jñānālokāṃkāra*, in: 梵藏漢対照『智光明莊嚴經』: *Jñānālokāṃkāra: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大正大学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会編, 東京 2004: 大正大学出版会。

Jaini, Padmanabh S.

1958 “On the Theory of Two Vasubandhus”,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1, part 1: 48-53 = 2001: 183-190.

1958a “The Buddha’s Prolongation of Life”,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1, part 3: 546-552 = 2001: 191-200.

2001 *Collected Papers on Buddhist Studies*, ed. Padmanabh S. Jain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Jayawickrama, N.A.

1962 *The Inception of Discipline and the Vinaya Nidāna: Being a Translation and Edition of the Bāhiraṇidāna of Buddhaghosa’s Samantapāsādikā, the Vinaya Commentary*, London: Luzac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 21); 再版: London 1986: PTS。

季羨林

1981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1981, no. 5 = 《季羨林文集》, 第七卷, 南昌 1998: 江西教育出版社, 頁 52-73。

- 加藤純章
1996 〈羅什と『大智度論』〉，《印度哲学仏教学》11：32-58。
- 靜谷正雄
1974 《初期大乘仏教の成立過程》，京都：百華苑。
- 久野芳隆
1930 〈菩薩十地思想の起源、開展、及び内容（特に「大事」の十地を中心として）〉，《荻原博士還曆記念祝賀論文集》，東京：大正大學 1930；再版 1972：山喜房佛書林，頁 63-158。
- de Jong, Jan Willem
1998 “Recent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Lalitavistara”, in: *Indologica Taurinensia* 23/24 (1997-98): 247-255.
- 堀内俊郎
2009 《世親の大乘仏説論——『釈軌論』第四章を中心に——》，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1992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 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Tokyo: Sankibō Busshorin (Bibliotheca Indologica et Buddhologica 3).
- 1994 《「長阿含經」の原語の研究——音写語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平河出版社。
- 1999 〈法華經の文献学的研究（二）——觀音 Avalokitasvara の語義解釈〉，《ARIRIAB 2》: 39-66。
- 2000 《十上經》，《現代語訳「阿含經典・長阿含經」》，丘山新等，第三卷，東京：平河出版社，頁 3-12，37-74 及 157-215。
- 2001a “Who Composed the Lotus Sutra? — Antagonism between

- wilderness and village monks”, in: ARIRIAB 4: 143-179.
- 2001b “Some Feature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Indo-Iranian Journal* 44 (2001), pp. 207-230.
- 2012 *Die Abhisamācārikā Dharmāḥ: Verhaltensregeln für buddhistische Mönche der Mahāsāṃghika-Lokottaravādins*, herausgegeben, mit der chinesischen Parallelversion verglichen, 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 unter Mitwirkung von Oskar von Hinüber, Tokyo 2012: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XIII), 3 vols.
- 2013 “Was the *Aṣ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Compiled in Gandhāra in Gāndhārī? ”, in: ARIRIAB 16 (2013): 171-188.
- 2014 “The Language of the *Abhisamācārikā Dharmāḥ* — The Oldest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Text”, in: ARIRIAB 17 (2014): 77-88.
- 2014a 〈大乘仏教とガンダーラ——般若経・阿弥陀・観音——〉, ARIRIAB 17 (2014): 449-485。
- 2015a “Who Composed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The Mahāsāṃghikas and *Vaitulya* Scriptures”, in: ARIRIAB, 18: 113-162.
- 2015b “Vehicle (*yāna*) and Wisdom (*jñāna*) in the Lotus Sutra — the Origin of the Notion of *yāna* in Mahāyāna Buddhism”, in: ARIRIAB, 18: 163-196.

Karlgren, Bernhard

-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i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再版 : Göteborg 1954: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 Kho = Khotanese 于闐語
- Kj = Kumārajīva (鳩摩羅什 350~409 年或 344~413 年)
- KN =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ed. Hendrik Kern and Bunyiu Nanjio, St. Petersburg 1908~12: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Bibliotheca Buddhica X); 再版: 東京 1977: 名著普及會。
- KP = *The Kāśyapaparivarta —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ed. A. von Staël-Holstein, Shanghai 1926: Shangwu Yinshuguan 商務印書館。
- KP(V-D) = *The Kāśyapaparivarta: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 ed. Margarita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in collaboration with Seishi Karashima and Noriyuki Kudo, Tokyo 2002: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Soka University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
- Krsh 1998 = 辛嶋靜志《正法華經詞典》，東京 1998：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glossaries/download.php>> 或 <http://iriab.soka.ac.jp/orc/Publications/BPPB/index_BPPB.html>）。
- Krsh 2010 = 辛嶋靜志《道行般若經詞典》，東京 2010：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同上）。
- Krsh 2011 = 辛嶋靜志《道行般若經校注》，東京 2011：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同上）。
- Kv = *Kathāvatthu*, edited by Arnold C. Taylor, Oxford 1894~1897: PTS / Henry Frowde; 再版 London 1979: PTS (Pali Text Society, nos. 48, 49)。
- Kv-a(J) = *Kathāvatthupparakaraṇa-aṭṭhakathā*, ed. N. A. Jayawicrama, London 1979: PTS.
- Kv-a(M) = *Kathāvatthupparakaraṇa-aṭṭhakathā*, ed. I. P. Minayeff, in: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1889.

Lamotte, Étienne

1976 *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des origines à l'ère Śaka*,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14).

1988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Louvain-la-Neuve: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36).

Lāv = *Laṅkāvatārasūtra* (梵文入楞伽經)，南條文雄校訂，京都
1923：大谷大學 (Bibliotheca Otaniensis, vol. 1), 再版：京
都 1956：大谷大學。

Lee, Jong Cheol 李鍾徹

2001a *The Tibetan Text of the Vyākhyāyukti of Vasubandhu*, 東京：山
喜房佛書林。

2001b 《世親思想の研究 — 『釈軌論』を中心として》，東京：
山喜房佛書林。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9：1-60。

1974~5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in: *Monumenta Serica* 31, pp.
219-287.

Li Rongxi and Albert A. Dalia

2002 *Lives of Great Monks and Nuns*, Berkeley: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BDK English Tripiṭaka,
76-3, 4, 5, 6, 7).

林屋友次郎

1941 《經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Lk = Zhi Loujiachen 支婁迦讖或 Lokakṣema (從事翻譯約 170~190 年)

Lüders, Heinrich

1954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aus dem Nachlaß 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aldschmidt, Berlin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Jahrgang 1952, Nr. 10).

LV = *Lalitavistara: Leben und Lehre des Çākya-Buddha*, ed. S. Lefmann, 2 vols., Halle 1902~1908: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des Waisenhauses; 再版：東京 1977：名著普及會。

LV(H) = 外蘭幸一《ラリタヴィスタラの研究》上卷，東京 1994：大東出版社。

MĀ = *Madhyama-āgama*; 《中阿含經》(T. 1, no. 26)。

Mabbett, Ian

1998 “The problem of the Historical Nāgārjuna Revisited”,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3(1998): 332-346.

MacQueen, G.

1981 “Inspired Speech i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I”, in: *Religion*, no. 11: 303-319.

1982 “Inspired Speech i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m II”, in: *Religion*, no. 12: 49-65.

MAv = *Madhyamakāvātāra par Candrakīrti: Traduction tibétaine*, par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St.-Petersburg, 1907~12 (Bibliotheca Buddhica IX).

MAvBh = *Madhyamakāvātārabhāṣya* see MAv

MAv(tr.J) = 瓜生津隆真 中沢中，《全訳チャンドラキールティ入中論》，浦安：起心書房。

MC = Middle Chinese 中古漢語構擬；《切韻》音系的擬音，按照柯蔚南 (Coblin 1983, 頁 41) 的標記法來表示

Mhv = *The Mahāvamsa*, ed. Wilhelm Geiger, London 1908: PTS.

Mitra, Debala

- 1998 “Lintels with the figures of eight great bodhisattvas and a tathāgata —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in: *Facets of Indian Culture: Gustav Roth Felicitation Volume*, publishe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2nd birthday, ed. C.P. Sinha *et al.*, Patna, India 1998: Bihar Puravid Parishad, pp. 276-300 with 8 plates.

Mitrikeski, Drasko

- 2009 “Nāgārjuna and the Tathāgatagarbha: A Closer Look at Some Peculiar Features in the *Niraupamyastava*”, in: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33.2: 149-164.

米澤嘉康

- 2012 〈大乘仏典の呼称をめぐって— sūtraの用例を中心に—〉, 《日本仏教学会年報》 77: 93-107。

MN = *Majjhima-Nikāya*, ed. V. Trenckner, R. Chalmers, 3 vols., London 1888~1899: PTS, vol. 4 (Indexes by C. A. F. Rhys Davids), London 1925: PTS.

Mori, Sodō 森祖道

- 1999 *Mahāyāna Buddhism in Sri Lanka*, written and published by Sodō Mori, Nagoya 1999: private publication supported by a Grant-in-Ai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Sports, and Culture.

Mpps = 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t. 1-5, Louvain 1944~1980: Bureaux du Muséon, Université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ibliothèque du Muséon 18;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ouvain 2, 12, 24-26).

木村清孝

1999 〈《大方廣如來性起微密藏經》解題〉，《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中國·日本撰述經典（其之四）·漢譯經典》，牧田諦亮、落合俊典編，東京：大東出版社，頁674-682。

Mvu = *Le Mahāvastu*, ed. Émile Senart, 3 vols., Paris 1882~1897: Imprimerie nationale; 再版：東京 1977：名著普及會。

Mvu(tr) = *The Mahāvastu*, translated from the Buddhist Sanskrit by J. J. Jones, 3 vols., London ¹1949-1956; ²1973-1978, ³1987, PTS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v. 16, 18, 19).

Mvy = 《翻譯名義大集》(*Mahāvvyutpatti*), ed. Ryōzaburō Sakaki, 2 vols., 京都 1926；再版：東京 1962：鈴木學術財團。

MW =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1899: The Clarendon Press.

Nasim Khan, M.

2008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from Gandhāra*, published by Dr. M. Nasim Khan,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Peshawar.

NHJ = 義淨 (635~713) 《南海寄歸內法傳》，T. 54, no. 2125。

Norman, Kenneth Roy

1978 “The role of Pāli in early Sinhalese Buddhism”, in: Heinz Bechert (ed.), *Buddhism in Ceylon and studies on Religious Syncretism in Buddhist Countri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8, pp. 28-47.

1983 *Pāli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Canonical Literature in Prakrit and Sanskrit of all the Hīnayāna schools of Buddhism*,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7, Buddhist and Jaina Literature, fasc. 2).

Norman CP = *Collected Papers*, K.R. Norman, Oxford 1990~; I (1990), II (1991), III (1992), IV (1993), V (1994), VI (1996), VII

(2001), VIII (2007): PTS.

O = 所謂梵文《法華經》喀什寫本。實際上發現於卡達里克 (Khādaliq) , 於喀什購買。彩色影印版 : *Sanskrit Lotus Sutra Manuscrip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I P/5, etc.): Facsimil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oka Gakkai, an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Tokyo 2013: The Soka Gakkai (Lotus Sutra Manuscript Series 13) ; 轉寫 : 戶田 1983 : 3-225 。

Pā = Pāli

Pagel, Ulrich

1995 *The Bodhisattvapiṭaka: Its Doctrines, Practic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Mahāyāna Literature*, Tring: The Ins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Buddhica Britannica V).

Pāsādika, Bhikkhu

1989 *Nāgārjuna's Sūtrasamuccaya: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Do kun las btus pa*, København, Akademisk Forlag.

Pkt = Prakrit

Prasp =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Mādhyamikasūtra)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ed.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St.-Petersburg, 1903~10 (Bibliotheca Buddhica IV).

PTS = The Pali Text Society

PTSD =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 William Stede, eds.,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921~25; 再版 1959・1979 。

前田惠學

1964 《原始佛教聖典の成立史研究》, 東京 : 山喜房佛書林。

- RP = *Rāṣṭrapālapariṣcchā. Sūtra du Mahāyāna*, ed. Louis Finot, St. Petersburg 1901: Academy of Sciences; 再版：東京 1977：名著普及會 (Bibliotheca Buddhica 2)。
- RP(tr) = Daniel Boucher,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Rāṣṭrapālapariṣcchā-sūtra*, Honolulu 200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tudies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 Saitō, Akira
2015 “Avalokiteśvara in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i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okyo), 108: 1-17.
- Samādh(D) = *Samādhirājasūtra*, in: *Gilgit Manuscripts*, vol. II, ed. Nalinaksha Dutt, Calcutta 1953; Delhi ²1984: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 三友健容
2007 《アビダルマディーパの研究》，京都：平樂寺書店。
- Sander, Lore
2000 “Die ‘Schøyen Collection’ und einige Bemerkungen zu der ältesten Aṣṭasāhasrikā-Handschrift”, in: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44 (2000), pp. 87-100.
- Scherrer-Schaub, Cristina Anna
2007 “Immortality extolled with reas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Nāgārjuna”, in: *Pramāṇakīrti, Papers Dedicated to Ernst Steinkell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ed. B. Kellner, H. Krasser *et al.*, part 2, Wien: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pp. 757-793.
- Schmithausen, Lambert
2014 *The Genesis of Yogācāra-Vijñānavāda: Responses and Reflection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Kasuga Lectures Series I).

Schopen, Gregory

1982 “The Text on the *Dhāraṇī* Stones from Abhayagiriya: A Minor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Mahāyāna* Literature in Ceylon”, i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5: 100-108 = 2005: 306-313.

2005 *Figments and Frag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India: More Collected Pape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chuessler, Axel

2009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BC Chinese Dictionary Series).

石上和敬

2011 《〈悲華經〉の研究—釋迦五百誓願を中心として》, 博士論文(東京大學)。

石田智宏

1993 〈*Bodhicaryāvatāra* における波羅提木叉と懺悔法〉, 《仏教史学研究》36.2 : 1-27。

水野弘元

1966 〈舍利弗阿毘曇論について〉, 《金倉博士古稀記念: 印度学仏教学論集》, 京都: 平樂寺書店, 頁 109-134 = 1996 : 319-340。

1996 《仏教文献研究》, 東京: 春秋社(水野弘元著作選集, 第一卷)。

Śikṣ = *Çikṣ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ic Teaching, Compiled by Çāntideva*, edited by Cecil Bendall, St. Petersburg 1902: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再版: 東京 1977: 名著普及會 (Bibliotheca Buddhica 1)。

SIP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寫本研究所收藏的彼得羅夫斯基 (N.F. Petrovsky) 收集中亞出土寫本 (Ser India Petrovskij)

Skilling, Peter

2013 “Vaidalya, Mahāyāna, and Bodhisattva in India: An Essay toward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n: *The Bodhisattva Ideal: Essay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Mahayana*, ed. Bhikkhu Nyanatusita himi, Kandy: the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pp. 69-162.

2013a “The *Samādhirāja-Sūtra* and its Mahāsāṃghika Connections”, in: *Nepalica-Tibetica. Festgabe for Christoph Cüppers*, ed. Franz Karl Ehrhard *et al.*, Andiast 201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Beiträge zur Zentralasienforschung 28), vol. 2, pp. 227-236.

2013b “Prakrit Prajñāpāramitās: Northwest, South, and Center: Gleanings from Avalokitavrata and Haribhadra”, in: *Evo śuyadi: Essays in Honor of Richard Salomon's 65th Birthday*, ed. Carol Altman Bromberg, Timothy J. Lenz, and Jason Neeli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3 (2013), pp. 199-208.

Skt = Sanskrit 梵語

Sn = *Suttanipāta*, ed. D. Andersen, H. Smith, London 1913: PTS.

SN = *Samyutta-Nikāya*, ed. L. Feer, 5 vols., London 1884~1898: PTS.

松田和信

1988 《インド省図書館所藏中央アジア出土大乘涅槃經梵文断簡集——スタイン・ヘルンレ・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東洋文庫 (Studia Tibetica, no. 14)。

Sp = *Samantapāsādikā*,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 Piṭaka*, ed. J. Takakusu and M. Nagai, 7 vols., London 1924~1947: PTS, ²1966~1982 (Vol. 8: Indexes to vols. 1-7, compiled by

Hermann Kopp, London 1977: PTS).

Spk = *Sāratthappakāsinī*,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Samyutta-nikāya*, ed. F.L. Woodward, 3 vols., London 1929~37: PTS.

Śsv(tr.G) Felix Erb, *Śūnyatāsaptativṛtti: Candrakīrtis Kommentar zu den "Siebzig Versen über die Leerheit" des Nāgārjuna (Kārikās 1-14): Einleitung, Übersetzung, textkritische Ausgabe des Tibetischen und Indizes*, Stuttgart 1997: Franz Steiner Verlag (Tibetan and Indo-Tibetan Studies 6).

Sv = *The Sumāṅgala-vilāsinī,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Dīgha Nikāya*, ed. T.W. Rhys Davids and J. Estlin Carpenter, London, 3 vols., 1886~1932: PTS.

T = 《大正新修大藏經》，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都監，100冊，東京1924~1934年：大正一切經刊行會。

Th-a = Dhammapāla, *Paramattha-Dīpanī: 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 ed. F. L. Woodward, 3 vols., London 1940~1959: PTS.

Tib(D) =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影印版：

(1) *Bstan 'gyur sde dge'i par ma: Commentaries on the Buddha's Word by Indian Masters* (CD-Rom), New York: The 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TBRC).

(2) *The Tibetan Tripiṭaka: Taipei Edition*, ed. A. W. Barber, Taipei 1991: SMC Publishing.

(3) 《デルゲ版西藏大藏經：佛說部：論疏部》，光盤53張，高野山大學圖書館編，大阪1999：小林写真工業。

Tib(Pk) =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輯，東京、京都，鈴木學術財團，1955~1961年。

Tucci, Giuseppe

1932 "Two Hymns of the Catuḥ-stava of Nāgārjuna",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o. 2: 309-325.

- Vkn = *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in: *Bonzōkan Taishō Yuimagyō* 梵藏漢对照『維摩經』*Vimalakīrtinirdeśa: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 Collated with Tibetan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ed. Study Group o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The Institute for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Buddhism, Taisho University, Tokyo 2004.
- v(s) = verse(s) 偈頌
- Walser, Joseph
2005 *Nāgārjuna in Context: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Early Indian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望月海慧
2013 〈シャーンティデーヴァとディーパンカラシュリージュニヤーナ〉，《法華仏教と関係諸文化の研究：伊藤瑞叡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東京：山喜房佛書林，頁723-735。
- Warder, Anthony Kennedy
1973 “Is Nāgārjuna A Mahāyānist? ”, in: *The Problem of Two Truths in Buddhism and Vedānta*, ed. Mervyn Sprung, Dordrecht: Reidel, pp. 78-88.
- 梶山雄一
1976 《般若経：空の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中公新書422）。
- 2012 《般若の思想》，《梶山雄一著作集》第二卷，東京：春秋社。
- Wille, Klaus
1998 “Weitere klein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Fragmente aus der Sammlung Hoernle (London) ”, in: *Sūryacandrāya, Essays in Honour of Akira Yuyam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 Paul Harrison and Gregory Schopen, Swisttal-Odendorf (Indica et Tibetica Bd. 35), pp. 241-256.

- 2000 *Fragments of a Manuscript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from Khādaliq*, Tokyo: Soka Gakkai (Lotus Sutra Manuscript Series 3).
- 2014 “Survey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in: Harrison / Hartmann (eds.), pp. 187-211.
- 2014a “Survey of the Identified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Hoernle, Stein, and Skrine Collections of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do.* 223-246.
- 武田浩学
2005 《大智度論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 西村実則
2006 〈大眾部と『般若経』の接点——新出『八千頌般若経』断片を手がかりに〉，《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37：137-150。
- 下田正弘
1997 《涅槃経の研究——大乘経典の研究試論》，東京：春秋社。
- 榎本文雄
2004 「根本説一切有部」の登場，《インド哲学仏教思想論集：神子上恵生教授頌寿記念論集》，京都：永田文昌堂，頁 651-677。
- 辛嶋静志 見 Karashima, Seishi
岩井昌悟
2014 〈仏陀観・菩薩観の受容と変容——世界一仏・仏の遺骨・菩薩に着目して——〉，《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仏教の受容と変容—智の解釈をめぐる—》，渡辺章悟編，東洋大学東洋学研究所 研究所プロジェクト 平成 23(2011)~ 平成 25(2013) 年度 研究報告書，東洋大学東洋学研究所，Tokyo 2014，頁 31-42。

一島正真

1990 〈「修習次第」所引の「經集」について〉，《大正大學研究紀要，佛教學部・文學部》75：260-286。

2000 “The Lotus Sūtra in the Sūtra-samuccaya”，《大正大學研究紀要，人間學部・文學部》85：300-290。

印順

1990 〈《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東方宗教研究》新二期，臺北：國立藝術學院，頁 9-70。

YŚV(tr.F) = *Yuktiṣaṣṭikāvṛtti: Commentaire à la soixantaine sur le raisonnement, ou, Du vrai enseignement de la causalité par le Maître indien Candrakīrti*, Cristina Anna Scherrer-Schaub, Bruxelles 1991: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25).

宇井伯壽

1965 《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

塚本啓祥

1980 《改訂増補・初期佛教教團史の研究——部派の形成に関する文化史的考察——》，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Zimmermann, Michael

2002 *A Buddha Within: The Tathāgatagarbhasūtra*,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I).

ZQ = Zhi Qian 支謙（從事翻譯 222~252 年）

佐佐木教悟

1964 〈大乘上座部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3：150-153。

1985 〈東南アジアと大乘仏教〉，《講座大乘仏教》，第 10 卷《大乘仏教とその周辺》平川彰等編，東京：春秋社，頁 127-149。

- ~ = 梵語語幹。如：*dharmā~*
- = （用梵語等）表明這一記號之前或之後的部分與前面列舉的單詞相同。如：*ratnāmayā (v.l. °ān)*。
- * = 推定的詞形。表明在既知文獻中沒有出現，人們設想出來的梵語和中期印度語的語形。如，**snāru*
- < = 表明音變化的方向。如：巴利語 *dhamma* < 梵語 *dharmā*，即梵語 *dharmā* 變為巴利語 *dhamma*。
- = 沒有相對應的詞、句子；異譯沒有對應的詞、句子。
- { } = 多餘的字
- < > = 遺漏的字

